



唐書
四十



1785
254



1735
254

高趙田朱列傳第一百一十四

唐書百八十九

唐書百八十九

高仁厚亡其系出初事劍南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為營使黃巢陷京師天子出居成都敬瑄遣黃頭軍部將李鋌輩咸以兵萬五千戍興平數敗巢軍賊號蜀兵為鷓兒每戰輒戒曰毋與鷓兒鬪敬瑄喜其兵可用益選卒二千使仁厚將而東先是京師有不肖子皆著豐帶冒持挺剽閭里號閑子京兆尹始視事輒殺尤者以怖其餘竇滔治京兆至殺數十百人稍稍憚戢巢入京師人多避難寶雞閑子掠之吏不能制仁厚素知狀下約人邑閭縱擊軍入閑子聚觀嗤侮於是殺數千人坊門反閉欲亡不得故皆死自是閭里乃安會邛州賊阡能眾數萬略諸縣列壁數十涪州刺史韓秀昇等亂峽中韓求反蜀州諸將不能定敬瑄召仁厚還使督兵四討屯永安阡能遣謀者入軍中吏執以獻謀自言父母妻子囚於

此係明治
八年八月
山田一人
悼君以贈
所購以贈



唐書百八十九

賊約不得軍虛實且死仁厚哀之曰爲我報賊明日我且戰有能
釋甲迎我者署背曰歸順皆得復農矣縱謀去命諸將毀柵鼓而
前賊渠羅渾擊設伏詐降仁厚遣將不持兵入諭其衆皆真降渾
擊詐窮而逸吏執之仁厚曰愚人不足語降衆署皆得免則告諸
壁大軍至賊帥句胡僧大驚斬之莫能禁衆執胡僧以降韓求知
大賊巴禽徇諸壁曰敢出者斬衆罵之求赴水死衆鉤出斬以徇
餘柵皆下仁厚按轡裴回視賊壘吏請焚之仁厚命取財糧乃縱
火尸賊成都仁厚還天子御樓勞軍授仁厚檢校尚書左僕射眉
州刺史敬瑄與仁厚謀曰秀昇未禽貢輸梗奪百官之奉民不鹽
食公能破賊當以東川待公仁厚許之詔拜行軍司馬仁厚聞賊
儲械子女皆在屯乃以銳兵瀕江伐木頽水礙舟道負岸而陣使
游軍逼賊久不戰則夜以千卒持短刀彊弩直薄營火而譟之秀

昇率舟兵救火仁厚遣人驚沒鑿舟皆沈衆懼多潰秀昇斬潰兵
欲脅止之衆怒執秀昇以降仁厚問狀對曰天子蒙塵反者何獨
我仁厚檻車送行在斬於市東川節度使楊師立初隸神策軍累
遷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聞敬瑄以仁厚代已有望言敬
瑄諷帝召師立以本官兼尚書右僕射師立益怒移檄言敬瑄十
罪殺監軍田繪屯涪城遣兵攻綿州不克又檄劍州刺史姚卓文
共攻成都假卓文爲指揮應接使卓文不應帝乃下詔削官爵敬
瑄卽表仁厚爲東川節度留後楊茂言爲行軍副使楊棠爲諸軍
都虞候率兵二萬討之師立遣大將張士安鄭君雄守鹿頭關仁
厚次漢州前軍戰德陽師立嬰城閱四旬夜出兵擾北柵仁厚設
兩翼而伏披柵門列炬賊不敢進伏發擊走之楊茂言謂仁厚且
敗引兵走久乃還明日會諸將仁厚曰副使當以死報天子斬而

徇於是士安不敢出師立自督士十戰皆北仁厚約城中斬首惡者賞君雄諄于軍曰天子所討反者耳吾等何與乃與士安譁而進以仁厚書示師立曰請以死謝衆自沈于池死君雄悉誅其家獻首天子仁厚入府縱繫囚賑貧絕詔拜劔南東川節度使光啓二年遂據梓州絕敬瑄君雄時爲遂州刺史亦陷漢州攻成都敬瑄使部將李順之逆戰君雄死又發維茂州羌軍擊仁厚斬之乾寧中皆追贈司徒

趙犛陳州宛丘人世爲忠武軍牙將犛資警健兒弄時好營陣行列自號令指顧羣兒無敢亂父叔文見之曰是當大吾門稍長喜書學擊劔善射會昌中從伐潞州收天井關又從征蠻忠武軍功多遷大校黃巢入長安所在盜興陳人詣節度府請犛爲刺史表于朝授之旣視事會官屬計曰巢若不死長安必東出關陳其

衝也乃培城疏塹實倉庫峙藁薪爲守計民有貲者悉內之繕甲兵募悍勇悉補子弟領兵巢敗果東奔賊將孟楷以萬人寇項犛擊禽之僖宗嘉其功遷累檢校司空巢聞楷死驚且怒悉軍據潞水與秦宗權合兵數十萬繚長壕五周百道攻之州人大恐犛令曰士貴建功立名節今雖衆寡不敵男子當死地求生徒懼無益也且死國不愈生爲賊乎吾家食陳祿誓破賊以保陳異議者斬衆聽命引銳士出戰屢破賊巢益怒將必屠之乃起八仙營於州左僭象宮闕列百官曹署儲糧爲持久計宗權輸鎧仗軍須賊益張犛小大數百戰勝負相當故人心固乃間道乞師於朱全忠未幾汴軍至壁西北陳人思奮犛引兵急擊賊破之圍凡三百日而解中和五年擢彰義軍節度使巢雖敗宗權始熾略地數千里屠二十餘州唯陳賴犛獨完以功檢校司徒加泰寧浙西兩節度皆

在陳并領之龍紀初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忠武軍節度仍治陳州流亡踵還與弟昶至友愛後將老悉以軍事付之乃卒贈太尉
驍悉忠力以孤城抗賊巢卒敗亡然附全忠亦賴其力復振故委
輸調發助全忠常先它鎮云昶字大東神采軒異而內沈厚有法
度破孟楷功多巢之圍昶夜擷師疲而寢如有神相之者犂曙決
戰士爭奮死鬪禽賊酋數人斬級千餘驍領泰寧以昶爲州刺史
檢校尚書右僕射當時方鎮言忠壯吏治舉言驍昶驍之老乃授
留後遷忠武節度使亦留陳進檢校司徒劭勸農桑於人有恩惠
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乾寧二年卒年五十三贈太尉驍子翊字
有節雄毅喜書善騎射巢之難激勵麾下約皆死以先冢邇賊畏
見殘齧卽夜縋死士取柩以入庫有巨弩機牙壞不能張翊以意
調治激矢至五百步人馬皆洞賊畏不敢逼以勞檢校尚書右僕

射遙領處州刺史昶帥忠武翊遷行軍司馬昶之喪知忠武留後
政簡濟上下安之全忠表爲忠武軍節度使陳土惡善圯翊疊甓
表墉遂無患三加檢校太保光化二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兼
侍中封天水郡公按鄧艾故蹟決翟王渠旣稻以利農一家三節
度相繼二十餘年陳人宜之天復初韓建帥忠武以翊知同州節
度留後昭宗還長安詔入朝賜號迎鑾功臣以檢校太傅爲右金
吾衛上將軍從東遷歲餘以疾免卒年五十五贈侍中陳人爲罷
市

田頴字德臣廬州合肥人略通書傳沈果有大志與楊行密同里
約爲兄弟應州募屯邊遷主將行密據廬州頴謀爲多攻趙鏗於
宣州鏗出東溪乘暴流以逸阻水解甲謂追騎不能及頴乘輕舸
追之鏗驚遂見禽行密表頴爲馬步軍都虞候沙陀叛將安仁義

唐書卷八十九
奔淮南行密大喜屬以騎兵使在頽右兩人名冠軍中共攻常州殺刺史杜稜錢鏐方屯潤州一夕潰會孫儒南略頽等屯丹陽儒火揚州壁廣德頽破其屯與戰頽走行密怒奪其兵或諫行密曰彊敵傳壘不用頽非計也行密復將頽儒詒書仁義通好以疑行密行密待益厚署行軍副使卒用此二人功禽儒乃表仁義爲潤州刺史頽寧國軍節度使累遷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仁義至檢校太保頽已平馮弘鐸至揚州謝行密左右求貲不已獄吏亦有請頽怒曰吏覬吾入獄邪又求池歛爲屬州行密不許頽始怨將還指府門曰吾不復入此是時錢鏐部將徐綰叛鏐入杭州逐綰綰屯靈隱山迎頽頽遣客何曉見鏐曰王宜東保會稽無爲虛屠士衆也鏐曰軍中小叛常然公爲人長何助逆耶頽攻北門鏐登城與語射中麾下頽築壘絕往來道鏐患之出金幣十輦募

能奪地者陳璋以死士三百免胄馳擊奪其地鏐授璋衢州刺史頽攻城未能克將濟江絕西陵爲鏐將所却圍益急先是行密欲女鏐子鏐急乃遣元璪迎女且告行密曰頽得志爲患必大請以子爲質願召還頽行密使人謂頽曰不還我遣人代守宣州頽不從鏐輸錢二百萬縉犒軍頽又請鏐子元瓘出質乃與綰引兵還然內怨行密與鏐因移書曰侯王守方以奉天子譬百川不朝于海雖狂奔澶漫終爲涸土不若順流無窮也東南揚爲大刀布金玉積如阜願公上天子常賦頽請悉儲峙單車以從行密答曰貢賦繇汴而達適足資敵爾於是頽絕行密大募兵李神福曰行密頽必叛宜先圖之行密曰頽有大功而反狀未明殺之諸將不爲用頽遣其佐杜荀鶴至汴通好全忠喜屯宿州須變行密以康儒在頽所故授廬州刺史以間之頽怒族其家儒曰公不用吾謀死

無地矣。頽與安仁義連和攻昇州。劫刺史李神福妻。息厚養之。神福方與劉存攻鄂州。行密召之。神福謂諸將曰。頽反。此心腹疾。宜速攻之。頽遣李皐詒書神福曰。公家在此。苟從我。當分地。以王答曰。吾以一卒從吳王。任上將。終不以妻子易意。乃斬皐。破頽兵於曷山。始頽將王壇等以舟師躡神福後。至吉陽磯。不戰。會日暮。壇掩神福軍半濟。神福反舟順流。急擊。大破之。因縱火。士多死。明日壇復戰。敗於皖口。頽乃自將來戰。神福曰。賊棄城而來。此天亡也。乃瀕水。堅壁不出。請行密以兵塞頽走道。仁義焚東塘。戰艦夜攻常州。不克。轉戰至夾岡。立二幟。解甲而息。追兵莫敢嚮。頽陳舟蕪湖。行密遣將王茂章攻潤州。仁義以善射。冠軍中。當時稱朱瑾。梁米志誠。弩皆爲第一。仁義常曰。志誠弩十不當瑾。梁之一瑾。梁十不當吾弓之一人。以爲然。又其治軍嚴。善得士心。戰卒數百。濠梁

不毀。開門鬪。先告所當中。然後射之。茂章等不敢與。確行密遣使謂曰。吾不忘公功能。自歸。當復爲行軍副使。但不可處兵。仁義欲降其子。固諫乃止。行密召其將臺濠。泣語曰。人嘗告頽必反。我不忍負人。頽果負我。吾思爲將者。非公莫可。濠頓首謝。率騎度江。爲陣。以行士笑其怯。濠曰。頽宿將多謀。備之何害。與王壇等戰。廣德濠以行密書遺壇。諸將皆再拜。氣奪。濠麾兵擊之。壇走。神福旣以不戰困頽。頽給言母病。還至蕪湖。聞壇敗。留精兵二萬。屬郭行琮。身走城。濠之行爲狹營小舍。覘者以爲才容二千人。頽輕之不復召兵。與戰黃池。矢石始交。而濠遁。兵爭逐北。遇伏。頽大敗。召蕪湖兵。不得入。行琮及壇皆歸行密。頽恚。自料死。士數百。號爪牙。都身薄戰。濠退軍。示弱。士超墜。濠殊死戰。軍潰。頽奔城。橋陷。爲亂兵所殺。年四十六。其下猶鬪。示頽首。乃潰。頽始以元瓘歸戰。不勝。輒欲

殺之。顏母護免。及鏐與行密合。顏曰：今日不勝，必殺元瓘。已而顏死，傳首至淮南。行密泣下，葬以庶人禮。亦葬康儒。還元瓘於杭。顏善爲治，資寬厚，通利商賈，民愛之。善遇士，若楊夔、康斬、夏侯淑、殷文圭、王希羽等，皆爲上客。文圭有美名，全忠鏐交辟，不應。顏置田宅，迎其母，以甥事之。故文圭爲盡力，夔知顏不足，亢行密著溺賦，以戒顏。不用行密使王茂章穴地取潤州，安仁義以家屬保城樓，兵不敢登。召李德誠曰：汝可以委命，乃抵弓矢，就縛。父子斬揚州市濛，字頂雲，亦合肥人。顏破行密表爲檢校太保、宣州觀察使。天祐初卒。

朱延壽者，廬州舒城人。事行密，破秦彥，畢師鐸，趙錕，孫儒，功居多。行密欲以寬恕結人心，而延壽敢殺。時揚州多盜，捕得者，行密輒賜所盜，遣之。戒曰：勿使延壽知。已而陰許延壽殺之。初，壽州刺史

高彥溫舉州入朱全忠，行密襲之。諸將憚城堅不可拔，延壽鼓之，拔其城。卽表爲淮南節度副使。全忠猶屯壽春，延壽以新軍出，每旗五伍爲列，遣李厚以十旗擊西徧，不勝，將斬之。厚請益五旗，殊死戰。全忠引去。於是取黃蘄、光三州，以功遷壽州團練使。昭宗在鳳翔，詔延壽圍蔡，以披全忠勢，擢奉國軍節度使。全忠兵每至，延壽開門不設備，而不敢逼也。延壽用軍常以寡鬪，衆敗還者，盡斬之。田頽之附全忠，延壽陰約曰：公有所爲，我願執鞭。頽喜，二人謀絕行密。行密憂甚，給病，目行觸柱，僵。妻延壽姊也，掖之行密，泣曰：吾喪明，諸子幼，得舅代，我無憂矣。遣辯士召之，延壽疑不肯赴。姊遣婢報故，延壽疾走揚州，拜未訖，士禽殺之，而廢其妻。贊曰：全忠唐之盜也，行密志梟其元，而後已。田頽使出軍賦而助之，此其謀責難而絕之，非忠於唐也。棄所附而覬尊大，亦已妄矣。

孔子稱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如仁厚田朱材不足為吳蜀之老可與事天子哉

高趙田朱列傳第一百十四終

唐書百八十九

唐書百八十九

三劉成杜鍾張王列傳第一百十五

唐書百九十

唐書百九十

劉建鋒字銳端蔡州朗山人為忠武軍部將與孫儒馬殷同事秦宗權儒之敗建鋒殷收散卒轉寇江西有眾七千推建鋒為主殷為前鋒張佶為謀主略洪虔數州眾遂十餘萬乾寧元年取潭州殺武安節度使鄧處訥自稱節度留後奉表京師詔即拜檢校尚書左僕射武安軍節度使建鋒已得志即嗜酒不事事新息小史陳贍為建鋒御者妻美且豔乃私之贍怒袖鐵搥擊建鋒死斷其喉眾推張佶為帥佶固辭馬躄傷佶左髀下令曰吾非而王時馬殷攻邵州未克於是遣人迎殷磔贍于市殷至佶坐受其謁既而率將吏推殷為留後詔即除檢校太傅潭州刺史殷以成汭楊行密劉隱皆養士以圖王霸謂其屬高郁曰吾欲重幣以奉四鄰而固吾境計安出郁曰荆南闇弱焉能患我淮南我讎也固不吾援

公若置邸京師歸天子職貢王人來錫命四方畏服然後按兵討不廷霸業成矣殷悟厚結宣武朱全忠以請于朝乃拜湖南節度兵馬留後郁又教殷鑄鉛鐵錢十當銅錢一民得自摘山收茗算募高戶置邸閣居茗號八牀主人歲入算數十萬用度遂饒於是收邵衡永道郴連六州進攻桂州執留後劉士政諸城望風奔潰盡得昭賀梧象柳宜蒙等州又攻容管執寧遠節度使龐巨曦虜其衆及賞昭宗在鳳翔難方亟遣中間道賜朱書密詔使殷與楊行密攻汴州殷兵訖不出殷弟竇沈勇知書史從孫儒爲盜晚事楊行密爲黑雲軍使與錢鏐戰數有功夜卧常有光怪行密知之曰吾今歸汝于兄辭曰竇一敗卒公待以不死湖南在宇下朝亡夕至但誼不忍舍公行密具齋以遣曰爾還與兄共食湘楚然何以報我答曰願通二國好使商賈相資行密喜既至殷表以自

副每勸殷與行密連和殷畏全忠卒不克殷與建鋒同里人凡宗權黨散爲盜者皆以酷烈相矜時通名蔡賊云

成汭青州人少無行使酒殺人亡爲浮屠後入蔡賊中爲賊帥假子更姓名爲郭禹當戍江陵亡爲盜保火門山後詣荆南節度使陳儒降署裨校久之張瓌囚儒以禹凶慄欲殺之禹結千人奔入峽夜有蛇環其所祝曰有所負者死生唯命既而蛇亡禹乃襲歸州入之自稱刺史招還流亡訓士伍得勝兵三千秦宗權故將許存奔禹禹以青州剽卒三百畀之使討荆南部將牟權于清江禽權取其衆禹又破其將王建肇建肇奔黔州昭宗拜禹荆南節度使留後始改名汭復故姓宗權餘黨常厚攻夔州是時西川節度使王建遣將屯忠州與夔州刺史毛湘相脣齒厚屯白帝汭率存乘二軍之間攻之二軍使人諛辱汭韓楚言尤劇汭恥之曰有如禽

賊當支解以逞會存夜斬營襲厚破之厚奔萬州爲刺史張造所拒走綿州存入夔州楚言妻李語夫曰君常辱軍且支解不如前死楚言不決李礪刀席下方共食復語之夫曰未可知李取刀斷其首并殺三子乃自剄洎畏其烈禮葬之刻石表曰烈女即使司馬劉昌美守夔率存泝江略雲安建將皆奔存按兵渝州盡下瀕江州縣時王建肇據黔州自守帝以建肇爲武泰軍節度使洎遣將趙武率存攻之建肇走洎乃以武爲留後存爲萬州刺史存不得志洎遣客伺之方蹴毬洎曰存必叛自試其力矣遣將襲之存夜率左右超堞走與王建肇皆降於王建洎頗知吏治嘗錄囚盡其情墊江賊陰殺令其主簿疑小吏導之訊不承臨刑曰我且訟地下踰月吏暴死洎聞益詳於獄始治州民版無幾未再替自占者萬餘帝數詔刻石頌功輒固辭時鎮國節度韓建亦以治顯號

北韓南郭洎進累檢校太尉中書令上谷郡王雲安權鹽本隸鹽鐵洎擅取之故能畜兵五萬初任賀隱隱賢者也故洎所舉少過晚得妻父任之譖害諸子洎皆手殺之至絕嗣禮朗本荆南隸州爲雷滿所據別爲節度洎數請之宰相徐彥若不許及彥若罷道江陵洎出怨言彥若曰公專一面自視桓文一賊不能取而怨朝廷乎洎大慙晚喜術士餌藥瀕死而蘇天復三年帝詔淮南節度使楊行密圍鄂州朱全忠使韓勅救之諷洎與馬殷雷彥威犄角洎身自將而行下知洎不足亢行密無敢諫惟親吏楊師厚勸之洎爲巨艦堂皇悉備行至公安卜不吉欲還師厚曰公舉全軍中道還何以見百姓洎乃行彥威潛師略江陵洎諸將念私無鬪志淮南將李神福壁沙橋望洎軍曰戰艦雖盛首尾斷絕可取也擊洎君山敗之火其船衆大潰洎投江死士民皆爲彥威所劫韓勅

走還王建遂取夔施忠萬四州天祐中全忠表泐死國事請與杜洪皆立廟云

杜洪鄂州人爲里俳兒乾符末黃巢亂江南永興民皆亡爲盜刺史崔紹募民彊雄者爲土團軍賊不敢侵於是人人知兵杭州刺史路審中爲董昌所拒走客黃州中和未聞紹卒募士三千入鄂州以守洪爲州將有功亦逐岳州刺史居之光啓二年安陸賊周通率兵攻審中審中亡去洪乘虛入鄂自爲節度留後僖宗卽拜本軍節度使是時永興民吳討據黃州駱殷據永興二人皆隸土團者也故軍剽甚洪雖得節制而附朱全忠絕東南貢路乾寧初身自將擊討乞師淮南楊行密遣朱延壽助之洪引還延壽拔黃州俘討獻京師駱殷棄永興走行密取其地洪得駱殷倚爲心腹間取永興守之全忠方圍鳳翔昭宗遣使者東出道武昌洪皆殺

之時行密略光州詔洪出兵與忠義趙匡凝武安馬殷襲安州行密使李神福劉存率舟師萬人討洪駱殷棄永興走縣民方詔守以待命神福已得詔大喜以永興壯縣饋餼所仰旣得鄂半矣遂進圍鄂州洪嬰城請救於汴全忠率兵五萬營霍丘行密禦之汴兵不利引還使別將吳章以三千兵解圍神福迎破之時全忠方與河東軍薄戰故不能救洪洪乃求助於馬殷殷不答洪計窮復走全忠全忠遣曹延祚合吳章兵萬三千救洪淮南將劉存濬坎傅城殷爲洪謀曰淮兵深入仰永興以濟若奇兵取之賊不戰而潰洪以精兵合汴人間道掩永興三十里而舍存以方詔苗璘當之汴亡卒走淮壁言軍虛實曰鄆軍懦可取開道軍不可當也璘曰殺強則弱者撓矣乃自擊開道軍敗之禽汴士三百人徇城下洪軍氣沮存使辯士臨說洪恃汴方強無降意或勸存急擊援兵則城

自下存曰擊之賊入則城固矣若縱其遁城可取也俄而汴軍走是日城陷執洪及曹延祚窮斬其餘行密見洪責曰爾同逆賊弑主與孤爲仇吾軍還而復爲賊後拒今定何如洪謝曰不忍負朱公與延祚皆斬揚州市以劉存守鄂州行密死馬殷遂取其地鍾傳洪州高安人以負販自業或勸其爲盜必大顯時王仙芝猖狂江南大亂衆推傳爲長乃鳩夷獠依山爲壁至萬人自稱高安鎮撫使仙芝遣柳彥璋略撫州不能守傳入據之言諸朝詔卽拜刺史中和二年逐江西觀察使高茂卿遂有洪州撫民危全諷間傳之去竊州以叛使弟存昌據信州僖宗擢傳江西團練使俄拜鎮南節度使檢校太保中書令爵潁川郡王又徙南平傳率兵圍撫州天火其城士民謹驚諸將請急攻之傳曰乘人之險不可乃祝曰全諷罪無害民者火卽止全諷聞謝罪聽命以女女傳子匡

時傳以匡時爲袁州刺史擊馬殷又以彭玕爲吉州刺史玕健將也傳倚以爲重廣明後州縣不鄉貢惟傳歲薦士行鄉飲酒禮率官屬臨觀資以裝齎故士不遠千里走傳府傳少射獵醉遇虎與鬪虎搏其肩而傳亦持虎不置會人斬虎然後免旣責悔之戒諸子曰士處世尚智與謀勿效吾暴虎也乃畫搏虎狀以示子孫凡出軍攻戰必禱佛祠積餌餅爲犀象高數尋晚節重斂商人至棄其貨去天祐三年卒匡時自立爲節度觀察留後次子匡範爲江州刺史怨兄立挈州附淮南因言兄結汴人圖揚州楊渥使秦裴攻匡時圍洪州匡時城守不出凡三月城陷進軍大掠三日止執匡時及司馬陳象歸揚州渥切責匡時頓首請死渥哀赦之斬象于市彭玕旣失援厚結馬殷且觀虛實使者還曰殷將校輯睦未可圖也遂歸款玕通左氏春秋嘗募求西京石經厚賜以金揚州

人至相語曰十金易一筆百金償一篇況得士乎故士人多往依之始危全諷聞匡時立喜曰聽鍾郎爲節度三年我自取之及渥兵盛不敢救潛謀攻渥會淮南亡將王茂章過州請曰聞公欲大舉願見諸將才否全諷蒐衆十萬邀茂章觀之對曰揚州有士三等公衆正當其下盍更益之全諷不能答後爲楊氏所并

劉漢宏本兗州小史從大將擊王仙芝劫輜重叛去乾符未略江陵焚民室廬塵無完家於是都統王鐸遣將崔錯降之表爲宿州刺史漢宏恨賞薄有望言會浙東觀察使柳瑫得罪乃授漢宏觀察使代之僖宗在蜀貢輸踵驛而西帝悅寵其軍爲義勝軍卽授節度使漢宏既有七州志侈大輒曰天下方亂邪金刀非吾尚誰哉鷓鴣噪諸廷命斫樹或曰巨木不可伐怒曰吾能斬白蛇何畏一木中和二年遣弟漢宥率諸將攻杭州壁西陵爲董昌所敗復遣

兵七萬瀕江而屯昌使錢鏐宵濟襲破之明年漢宏屯黃嶺發洞獠同攻昌鏐出富陽擊諸營多潰去漢宏大沮悉軍十萬列艦西陵謀宵濟襲昌禱於江有一矢墜前惡之俄與鏐遇鏐俘賊五千漢宏羸服走或執之給而免明日復戰鏐斬其弟漢容將辛約時鍾季文守明州盧約處州蔣瓌婺州杜雄台州朱褒温州褒兵最彊故漢宏使褒治大艦習戰以史惠施堅實韓公汶將其軍帝聞杭越拏戰遣中人焦居璠持節詔通好皆不奉詔光啓二年鏐率諸將攻越自趨導山破公汶於曹娥埭與褒戰燒其艦進屯豐山堅實詣鏐降漢宏率麾下六百人走台州鏐斬其母妻子于屯杜雄饗其軍皆醉執漢宏以見董昌漢宏曰自古豈有不亡國邪昌使斬于市叱刑者曰吾節度使非庸人可殺我嘗夢持金殺我者必錢鏐也昌命鏐斬之

張雄泗州漣水人與里人馮弘鐸皆爲武寧軍偏將弘鐸爲吏辱
雄爲辯數并見疑於節度使時溥二人懼禍乃合兵三百度江壁
白下取蘇州據之稍稍嘯會戰艦千餘兵五萬乃自號天成軍鎮
海節度使周寶之敗奔常州聞高駢將徐約兵銳甚誘之使擊雄
與之蘇州雄匿衆海中使別將趙暉據上元資以舟楫寶兵散多
降暉衆數萬雄卽以上元爲西州負其才欲治臺城爲府旌旗衣
服僭王者楊行密圍揚州畢師鐸厚齎寶幣啗雄連和雄率軍浮
海屯東塘是時揚州圍久皮囊革帶食無餘軍中殺人代糧纒干
錢聞雄至間道挾珍走軍以銀二斤易斗米逮糠粃以差爲直雄
軍富過所欲卽不戰去暉數剽江道雄擊殺之坑其衆自屯上元
大順初以上元爲昇州詔授雄刺史未幾卒雄善馭衆人思之爲
立廟弘鐸代爲刺史弘鐸善騎射侃侃若儒者行密已得淮南弘

鐸納好然倚兵艦完利謀取潤州遣客尚公迺進說行密行密不
從客曰公不見聽未知勝幾樓船時行密大將田頔在宣州陰圖
弘鐸募工治艦工曰上元爲舟市木遠方堅緻可勝數十歲頔曰
我爲舟於一用不計其久取木於境可也弘鐸介宣揚間不自安
而州數有怪天復二年大風發屋巨木飛舞州人駭曰州且易主
大將馮暉等勸弘鐸悉軍南嚮聲言討鍾傳實襲頔行密知之遣
客說止不聽頔逆擊於曷山弘鐸大敗收殘士欲入海行密懼復
振遣人迎犒東塘好謂曰兵有勝負今衆尚彊乃自棄于海奈何
吾府雖隘尚可以居若欲揚州我且讓公弘鐸舉軍盡哭行密挈
飛艦不持兵入其軍執弘鐸手尉勉遂以歸表爲淮南節度副使
見尚公迺曰頗憶爲馮公求潤州否何多尚邪謝曰臣爲君恨其
未遂行密笑曰吾得君尚何憂徐約者曹州人已得蘇州有詔授

刺史錢鏐遣弟鉞攻之約驅民墨鏡其形曰願戰南都從事或曰都者國稱杭終有國乎約後寢寤與其下哭而別入海死鏐使沈粲守蘇州約衆降潤州阮結結不能定鏐以成及討之盡殲其衆王潮字信成光州固始人五代祖曄爲固始令民愛其仁留之因家焉世以貴顯僖宗入蜀盜興江淮壽春亡命王緒劉行全合羣盜據壽州未幾衆萬餘自稱將軍復取光州劫豪傑置軍中潮自縣史署軍正主廩庾士推其信緒提二州籍附秦宗權它日賦不如期宗權切責緒懼與行全拔衆南走略潯陽贛水取汀州自稱刺史入漳州皆不能有也初以糧少故兼道馳約軍中曰以老孺從者斬潮與弟審邽審知奉母以行緒切責潮曰吾聞軍行有法無不法之軍對曰人皆有母不聞有無母之人緒怒欲斬其母三子同辭曰事母猶事將軍也殺其母焉用其子緒赦之會母死不

敢哭夜殞道左時望氣者言軍中當有暴興者緒潛視魁梧雄才皆以事誅之衆懼次南安潮語行全曰子美須眉才絕衆吾不知子死所而行全怪寤亦不自安與左右數十人伏叢翳狙縛緒以徇衆呼萬歲推行全爲將軍辭曰我不及潮請以爲主潮苦讓不克乃除地剗劔祝曰拜而劔三動者我以爲主至審知劔躍於地衆以爲神皆拜之審知讓潮自爲副緒歎曰我不能殺是子非天乎潮令于軍曰天子蒙難今當出交廣入巴蜀以幹王室於是悉師將行會泉州刺史廖彥若貪暴聞潮治軍有法故州人奉牛酒迎潮乃圍城歲餘克之殺彥若遂有其地初黃巢將竊有福州王師不能下建人陳巖率衆拔之又逐觀察使鄭鑑自領州詔卽授刺史久之巖卒其婿范暉擁兵自稱留後巖舊將多歸潮言暉可取潮乃遣從弟彥復將兵審知監之攻福州審知乘白馬履行陣

望者披靡號白馬將軍暉守彌年不下潮今日兵盡益兵將盡益將兵將盡則吾至矣於是彥復急攻暉亡入海追斬之建汀二州皆舉籍聽命潮乃盡有五州地昭宗假潮福建等州團練使俄遷觀察使乃作四門義學還流亡定賦斂遣吏勸農人皆安之乾寧中寵福州爲威武軍卽拜潮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卒贈司空潮病以審知權節度讓審邽不許詔審知檢校刑部尚書節度觀察留後厚事朱全忠全忠薦爲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在鳳翔賜審知朱詔自三品皆得承制除授天祐初進琅邪郡王審邽字次都爲泉州刺史檢校司徒喜儒術通書春秋善吏治流民還者假牛犁興完廬舍中原亂公卿多來依之振賦以財如楊承休鄭璘韓偓歸傳懿楊贊圖鄭戩等賴以免禍審邽遣子延彬作招賢院以禮之

劉知謙壽州上蔡人避亂客封州爲清海牙將節度使韋宙以兄女妻之衆謂不可宙曰若人狀貌非常吾以子孫託之黃巢自嶺表比還湖湘間羣盜蟻結知謙因據封州有詔卽授刺史兼賀水鎮使以遏梧桂知謙撫納流亡愛嗇用度養士卒未幾得精兵萬人多具戰艦境內肅然久之疾病召諸子曰今五嶺盜賊方興吾有精甲犀械爾勉建功時哉不可失也知謙卒共推其子隱爲嗣清海軍節度使劉崇龜表爲封州刺史嗣薛王知柔代領節度未至而牙將盧瑑叛隱率兵奉迎知柔直趨廣州禽瑑獻之於是知柔以聞昭宗拜隱本軍行軍司馬俄遷副使天復初節度徐彥若死隱自稱留後虔人盧光稠者有衆數萬據州自爲留後又取韶州隱與爭之戰不勝悉師攻虔州光稠伏軍掉戰隱縱驅伏發挺身免天祐初始詔隱權節度留後乃遣使者入朝重賂朱全忠以

自固是歲光稠死子延昌自稱刺史為其下所殺更推李圖總州事圖死鍾傳盡劫其眾欲遣子匡時守之不克州人自立譚全播為刺史附全忠云

三劉成杜鍾張王列傳第一百十五終

唐書百九十

唐書百九十

忠義列傳上第一百一十六

唐書百九十一

唐書一百九十一

夫有生所甚重者身也得輕用者忠與義也後身先義仁也身可殺名不可死志也大凡捐生以趣義者寧豫期垂名不朽而為之雖一世成敗亦未必濟也要為重所與終始一操雖顏嵩岱不吾壓也夷齊排周存商商不害亡而周以興兩人至餓死不肯屈卒之武王蒙慙德而夷齊為得仁仲尼變色言之不敢少損焉故忠義者真天下之大閑歟姦鈇逆鼎搏人而肆其毒然殺一義士則四方解情故亂臣賊子赧然疑沮而不得逞何哉欲所以為彼者而為我也義在與在義亡與亡故王者常推而褒之所以砥礪生民而窒不軌也雖然非烈丈夫曷克為之彼委靡軟熟偷生自私者真畏人也哉故次敘夏侯端以來凡三十三人于左方

夏侯端壽州壽春人梁尚書左僕射詳孫也仕隋為大理司直高

祖微時與相友大業中討賊河東表端爲副端遂數術密語高祖曰玉牀搖帝坐不安晉得歲真人將興安天下之亂者其在公乎但上性沈忌內惡諸李今金才已誅次且取公宜早爲計帝感其言義師興端在河東吏捕送長安帝入京師釋囚引入臥內擢祕書監李密之降關東地未有所屬端請假節招諭乃拜大將軍爲河南道招慰使卽傳檄州縣東薄海南捷淮二十餘州遣使順附次譙州會亳汴二州刺史已降王世充道塞無所歸計窮彷徨麾下二千人糧盡不忍委端去端乃殺馬宴大澤中謂衆曰我奉王命義無屈公等有妻子徒死無益吾丐若首持與賊以取富貴衆號泣不忍視端亦泣欲自刎爭持之乃止行五日餓死十四三遇賊衆潰從者纔三十餘人遂東走擷瑩豆以食端持節臥起歎曰平生不知死地乃在此縱其下令去母俱沒會李公逸守杞州勒

兵迎端時河南地悉入世充公逸感端之節亦固守世充遣人以淮南郡公尚書少吏部印綬召端解所服衣以贈端曰吾天子使寧汙賊官耶非持首去不可見卽焚書及衣因解節毛懷之間道走宜陽歷崕峭榛莽比到其下僅有在者皆體髮癯焦人不堪視端入謁自謝無功不及危困狀帝憫之復拜祕書監出爲梓州刺史散祿廩周孤窮不爲子孫計貞觀元年卒

劉感岐州鳳泉人後魏司徒豐生孫也武德初以驃騎將軍戍涇州爲薛仁果所圍糧盡殺所乘馬啖士而煮骨自飲至和木屑以食城垂陷長平王叔良救之賊乃解與叔良出戰爲賊執還圍涇州令感約城中降感給諾至城下大呼曰賊大飢亡在朝暮秦王數十萬衆且至勉之無苦仁果怒執感埋其半土中馳射之至死晉益甚賊平高祖購得其尸祭以少牢贈瀛州刺史爵平原郡公

封戶二千諡忠壯詔其子嗣封爵賜田宅焉

常達陝州陝人仕隋爲鷹擊郎將嘗從高祖征伐與宋老生戰霍邑軍敗自匿帝意已死久乃自歸帝大悅命爲統軍拜隴州刺史時薛舉方強達敗其子仁果斬首千級舉遣將件士政給降達不疑厚加撫接士政伺隙劫之并其衆二千歸賊舉指其妻謂達曰識皇后乎答曰彼瘦老嫗何所道舉奴張貴又曰亦識我否達瞋目曰若乃奴耳貴忿舉笏擊其面達不爲懼亦拔刀逐之趙弘安爲蔽捍乃免仁果平帝見達勞曰君忠節正可求之古人爲執士政殺之賜達布帛三百段以達并劉感事授史臣令狐德棻云終隴西刺史

敬君弘絳州絳人北齊尚書右僕射顯雋曾孫也累功歷驃騎將軍封黔昌侯以屯營兵守玄武門隱太子之死左右解散其車騎

將軍馮立者有材武歎曰生賴其寵死不共難我無以見士大夫乃與巢王親將謝叔方率兵攻玄武門殊死鬪君弘挺身出或曰事未可判當按兵待變成列而鬪可也不從與中郎將呂世衡呼而進皆戰歿立顧其下曰足以報太子矣遂解兵走君弘等敗秦府兵不振尉遲敬德擲巢王首示叔方叔方下馬慟亦出奔明日自歸太宗曰義士也置之俄而立又至帝讓曰汝離我兄弟罪一也殺我將士罪二也何所逃死答曰出身事主當戰之日不知其它因伏地悲不自勝帝亦勞遣之詔贈君弘左屯衛大將軍世衡右驍衛將軍立已蒙貸歸語人曰上赦吾罪吾當以死報未幾突厥犯便橋立引數百騎與虜薄敗之咸陽帝喜授廣州都督前日牧守苛肆爲蠻夷患故數叛立至不事家產衣食弗求羸嘗見貪泉曰此豈隱之所酌邪吾雖日汲庸易吾性哉遂劇飲去在職不

三年有惠愛卒于官

叔方歷伊州刺史善治軍戎華愛之累加銀青光祿大夫徙洪廣二州都督卒諡曰勤本萬年人從巢王征討有功王表爲屈咥真府左軍騎云

呂子臧蒲州河東人剛直健于吏隋大業末爲南陽郡丞捕擊盜賊有功高祖入京師遣馬元規慰輯山南獨子臧堅守元規遣士諷曉子臧殺之及煬帝已弒帝更使其壻薛君倩齎詔言隋所以亡諭子臧子臧爲故發喪訖卽送款就拜鄧州刺史封南陽郡公武德初朱粲新謁子臧率兵與元規并力元規兵不進子臧曰乘賊新敗上下惶沮一戰可禽若遷延其衆稍集吾食盡致死於我不可當也不納子臧請以所部兵獨進又不許俄而粲得衆復張元規嬰城子臧扼腕曰謀不見用坐公死矣賊圍固會霖雨雉

堞崩剝或勸其降子臧曰我天子方伯且降賊乎乃率麾下數百人赴敵死城亦陷元規死之元規安陸人初以隊正從帝征伐持節下南陽得兵萬餘然無謀以至於敗

王行敏并州樂平人隋末爲盜長高祖興來降拜潞州刺史遷屯衛將軍劉武周入并州寇上黨取長子壺關或言刺史郭子武懦不支且失潞帝遣行敏馳往旣至與子武不叶賊圍急儲侍空乏衆恟懼行敏患之會有告子武謀反遂斬之州民陳正謙者以信義稱鄉里出粟千石濟軍由是人自奮賊乃去行敏又敗竇建德兵於武陟武德四年督兵徇燕趙與劉黑闥戰歷亭破之旣而釋甲不設備爲黑闥所掩縛致麾下終不屈賊遂斬之且死西向跪曰臣之忠惟陛下知之帝聞而悼惜黑闥之亂死事者又有盧士叡李玄通士叡客韓城隋亂結納英豪高祖與之舊及兵興率數

百入上謁汾陰又使兄子諭降劇賊孫華與劉弘基敗隋將桑顯和於飲馬泉擢累右光祿大夫爲瀛州刺史黑闥遣輕騎破其郭拒戰半日士見親屬係虜乃潰士獻爲賊禽欲使說下城堡不從見殺玄通藍田人爲隋鷹揚郎將高祖入關率所部自歸拜定州總管爲黑闥所破愛其才欲以爲將玄通曰吾當守節以報烏能降志賊邪不聽囚之故吏有餉飲饋者玄通曰諸君見哀吾能一醉遂縱飲謂守者曰吾能劍舞可借刀守士與之曲終仰天大息曰大丈夫撫方而不能保所守尚何視息邪乃潰腹死帝爲流涕擢其子伏護大將軍

羅士信齊州歷城人隋大業時長白山賊王薄左才相孟讓攻齊郡通守張須陁率兵擊賊士信以執衣年十四短而悍請自效須陁疑其不勝甲少之士信怒被重甲左右韃上馬顧盼須陁許之擊賊濰水上陣纔列執長矛馳入賊營刺殺數人取一級擲之承以矛戴而行賊皆貽懼無敢亢須陁乘之大破賊士信逐北每殺一賊輒劓鼻納諸懷暨還驗以代級須陁歎伏遺以所乘馬凡戰須陁先登士信副以爲常煬帝遣使圖須陁士信陣法上內史後須陁爲李密所殺士信與裴仁基歸密署總管俾統所部討王世充身被重創見獲於世充世充愛其才厚遇之與同寢食後得密將邴元真等故士信稍稍疏斥士信恥與伍率所部千餘人來降高祖拜陝州道行軍總管因謀世充士信行則先鋒反則殿有所獲悉散戲下有功者或脫衣解馬賜之士以故用命然持法嚴至親舊無少貸其下亦不甚附師次洛陽攻千金堡堡有惡言詢軍士信怒夜遣百人載嬰兒唬譟堡下若自東都出奔者旣而陽悟曰非也此千金堡耳因散去堡兵開門追掠士信伏入屠之無類

唐書百九十一
賊平授絳州總管封郟國公從秦王擊劉黑闥洛水上得一城王君廓戍之賊急攻潰而出王語諸將孰能守此士信曰願以守乃命之士信已入賊悉眾攻方雨雪救軍不得進城陷黑闥欲用之不屈而死年二十八王隱悼購其尸以葬諡曰勇初士信爲仁基所禮及東都平出家財斂葬北邙以報德且曰我死當墓其側至是如所志

張道源并州祁人名河以字顯年十四居父喪士人賢其孝縣令郭湛署所居曰復禮鄉至孝里道源嘗與客夜宿客暴死道源恐主人忽怖臥尸側至曙乃告又徒步護送還其家隋末政亂辭監察御史歸閭里高祖興署大將軍府戶曹參軍至賈胡堡復使守并州京師平遣撫慰山東下燕趙有詔褒美封累范陽郡公淮安王神通略定山東令守趙州爲竇建德所執會建德寇河南間遣

人詣朝請乘虛擣賊心脅卽詔諸將率兵影接俄而賊平還拜大理卿時何稠得罪籍其家屬賜羣臣道源曰禍福何常安可利人之亡取其子女自奉仁者不爲也更資以衣食遣之天子見其年耆拜綿州刺史卒贈工部尚書諡曰節道源雖官九卿無貲產比亡餘粟二斛詔賜帛三百段族孫楚金有至行與兄越石皆舉進士州欲獨薦楚金固辭請俱罷都督李勣歎曰士求才行者也旣能讓何嫌皆取乎乃並薦之累進刑部侍郎儀鳳初彗見東井上疏陳得失高宗欽納賜物二百段武后時歷秋官尚書爵南陽侯有清槩然尚文刻當時亦少之爲酷吏所搆流死嶺表

李育德趙州人祖諤仕隋通州刺史爲名臣世富于財家僮百人天下亂乃私完械甲嬰武陟城自保人多從之遂爲長劇賊來掠不能克隋亡與柳燮等歸李密私署總管密爲王世充所破以郡

來降卽拜陟州刺史。兄厚德自賊所逃歸，度河復被執，賊使招育德。陽許之，故兄不死。賊帥段大師令裨校以兵守厚德，陰得其驩，乃與州人賈慈行謀逐賊。慈行夜登城呼曰：「唐兵登矣！」厚德自獄擁羣囚譟而出，斬長史，衆不敢動。大師縋城走，卽拜殷州刺史。厚德省親，留育德以守，引兵拔賊河內堡三十一所。世充怒，悉銳士攻之，城陷，猶力戰。與三弟皆歿。時死節者又有李公逸、張善相。凡三人，公逸者與族弟善行居雍丘，以才雄爲衆所歸。始附王世充，策其必敗，乃獻款。高祖因其地置杞州，卽拜總管，封陽夏郡公。以善行爲刺史。世充遣其弟將徐亳兵攻之，公逸請援，未報。因使善行守身入朝言狀。至襄城爲賊羅送洛陽。世充曰：「君越鄭臣，唐何哉？」答曰：「我於天下唯聞有唐賊，怒斬之，善行亦死。帝悼惜，封其子襄邑縣公。善相，襄城人。大業末爲里長，督兵迹盜爲衆附，賴乃據。」

許州奉李密密敗，挈州以來，詔卽授伊州總管。王世充攻之，屢困賊，遣使三輩請救。朝廷未暇也。會糧盡，衆餓死。善相謂僚屬曰：「吾爲唐臣，當効命。君等無庸死，斬吾首以下賊，可也。」衆泣不肯曰：「與公同死，愈於獨生。」城陷，被執，罵賊見殺。高祖歎曰：「吾負善相，善相不負我。」乃封其子襄城郡公。

高叡，京兆萬年人。隋尚書左僕射頰孫也。舉明經，稍遷通義令。有治勞，人刻石載德。歷趙州刺史、平昌縣子。聖曆初，突厥默啜入寇，叡嬰城拒虜，攻益急。長史唐波若度且陷，卽與虜通。叡覺之力，不能制，卽自經，不得死，爲虜執。使降，諭諸縣不肯應。見殺。初虜至，有爲叡計者，突厥蠶銳所向無完。公不能亢，且當下之。答曰：「我刺史不戰而降，罪大矣。」武后歎惜，贈冬官尚書，諡曰節。詔誅波若，籍其家，下制暴叡忠節，波若臣賊，使天下知之。子仲舒，通故訓，學擢明。

經爲相王府文學王所欽器開元初宋璟蘇頲當秉多咨訪焉時舍人崔琳練達政宜璟等禮異之常語人曰古事問高仲舒時事問崔琳何復疑終太子右庶子

安金藏京兆長安人在太常工籍睿宗爲皇嗣少府監裴匪躬中官范雲仙坐私謁皇嗣皆殊死自是公卿不復見唯工優給使得進俄有誣皇嗣異謀者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慘楚欲引服金藏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刺腹中腸出被地眩而仆武后聞大驚輿致禁中命高醫內腸褫桑杜紘之閱夕而蘇后臨視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卽詔停獄睿宗乃安當是時朝廷士大夫翕然稱其誼自以爲弗及也神龍初母喪葬南闕口營石墳晝夜不息地本印燥泉忽湧流廬之側李冬有華犬鹿相擾本道使盧懷慎上其事詔表闕于

間景雲時遷右武衛中郎將玄宗屬其事於史官擢右驍衛將軍爵代國公詔鑱其名於秦華二山碑以爲榮卒配饗睿宗廟廷大曆中贈兵部尚書謚曰忠以子承恩爲廬州長史中和中又擢其遠孫敬則爲太子右論德

王同皎相州安陽人陳駙馬都尉寬曾孫也陳亡徙河北長安中尚太子女安定郡主拜典膳郎太子中宗也桓彥範等誅二張遣同皎與李湛李多祚卽東宮迎太子請至玄武門指授諸將太子拒不許同皎進曰逆豎反道顯肆不軌諸將與南衙執事刻期誅之須殿下到以係衆望太子曰上方不豫得無不可乎同皎曰將相毀家族以安社稷奈何欲內之鼎鑊乎太子能自出諭之衆乃止太子猶豫同皎卽扶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入兵趨長生殿太后所環侍嚴定因奏誅易之等狀帝復位擢右千牛將軍封琅邪

公食實戶五百主進封公主拜同皎駙馬都尉遷光祿卿神龍後
武三思烝濁王室同皎惡之與張仲之祖延慶周憬李俊冉祖雍
謀須武后靈駕發伏弩射殺三思會播州司兵參軍宋之孫以外
妹妻延慶延慶辭之孫固請乃成婚延慶心厚之不復疑故之孫
子曇得其實之孫兄之間嘗舍仲之家亦得其謀令曇密語三思
三思遣俊上急變且言同皎欲擁兵闕下廢皇后帝殊不曉大怒
斬同皎於都亭驛籍其家同皎且死神色自如仲之延慶皆死憬
遁入比干廟自剄將死謂人曰比干古忠臣神而聰明其知我乎
后三思亂朝虐害忠良滅亡不久可于吾頭國門見其敗也憬壽
春人後太子重俊誅三思天下共傷同皎之不及見也睿宗立詔
復官爵諡曰忠壯誅祖雍俊等先是許州司戶參軍燕欽融再上
書斥韋后擅政且逆節已萌后怒勸中宗召至廷撲殺之宗楚客

恢

復私令衛士極力故死又博陵人郎岌亦表后及楚客亂被誅至
是俱贈諫議大夫備禮改葬賜欽融一子官同皎子繇尚永穆公
主生子潛字弘志生三日賜緋衣銀魚幼莊重不喜兒弄以帝外
孫補千牛復選尚公主固辭元和中擢累將作監吏或籍名北軍
輒驕墮不事潛悉奏罷之故不戒而辦監無公食而息錢舊皆私
有至潛取以具食遂爲故事遷左散騎常侍拜涇原節度使憲宗
與對大悅曰吾知而善職我自用之潛至鎮繕壁壘積粟構高屋
俯兵利而嚴遂引師自原州踰硤石取虜將一人斤烽候築歸化
潘原二壘請復城原州度支沮議故原州復陷穆宗卽位封琅邪
郡公更節度荆南疏吏惡榜之里閭殺尤縱者分射三等課士習
之不能者罷故無冗軍大和初檢校尚書左僕射卒于官贈司空
吳保安字永固魏州人氣挺特不俗睿宗時姚嵩蠻叛拜李蒙爲

姚州都督宰相郭元振以弟之子仲翔託蒙蒙表爲判官時保安罷義安尉未得調以仲翔里人也不介而見曰願因子得事李將軍可乎仲翔雖無雅故哀其窮力薦之蒙表掌書記保安後往蒙已深入與蠻戰沒仲翔被執蠻之俘華人必厚責財乃肯贖聞仲翔貴冑也求千緡會元振物故保安留雋州營贖仲翔苦無貲乃力居貨十年得緡七百妻子客遂州間關求保安所在困姚州不能進都督楊安居知狀異其故資以行求保安得之引與語曰子棄家急朋友之患至是乎吾請貸官貲助子之乏保安大喜卽委緡于蠻得仲翔以歸始仲翔爲蠻所奴三逃三獲乃轉鬻遠酋酋嚴遇之晝役夜囚役凡十五年乃還安居亦丞相故吏嘉保安之誼厚禮仲翔遺衣服儲用檄領近縣尉久乃調蔚州錄事參軍以優遷代州戶曹母喪服除喟曰吾賴吳公生吾死今親歿可行其

志乃求保安于時保安以彭山丞客死其妻亦沒喪不克歸仲翔爲服縗經囊其骨徒跣負之歸葬魏州廬墓三年乃去後爲嵐州長史迎保安子爲娶而讓以官

李澄并州文水人或言其先出與聖皇帝譜系疏晦不復傳父希倩神龍初右臺監察御史澄少秀敏舉明經高第授成安尉張說罷宰相爲相州刺史坐有善相者說徧問官屬後孰當貴工指澄及臨河尉鄭巖說以女妻巖而歸其甥陰於澄會母喪免自武功尉以政尤異遷主簿說在并州引澄置幕府及執政爲長安尉宇文融括天下田高選官屬多致賢以重其柄表假澄監察御史分道檢覈以課真拜御史坐小累下除晉陽令三遷給事中力于治有任事稱明簿最下無敢給失李林甫意出爲河南少尹尹蕭晁內倚權翫法殖私澄裁抑其謬吏下賴之道士孫甌生以左道幸

託祠事往來嵩少間干請亂吏治愷不爲應故挾吳譖諸朝天寶
初除清河太守舉美政遷廣陵長史民爲立祠賽祝歲時不絕以
捕賊負徙彭城太守封酒泉縣侯連徙襄陽河東並兼採訪處置
使入爲京兆尹楊國忠惡之改光祿卿東京留守安祿山反玄宗
遣封常清募兵東京愷與留臺御史中丞盧奕河南尹達奚珣繕
城壘綏勵士卒將遏賊西鋒帝聞擢禮部尚書祿山度河號令嚴
密候訶不能知已陷陳留滎陽殺張介然崔無詖不數日薄城下
常清兵皆白徒戰不勝輒北愷收殘士數百哀斷弦折矢堅守人
不堪鬪愷約奕吾曹荷國重寄雖力不敵當死官部校皆夜縋去
愷坐留守府奔守臺城陷祿山鼓而入殺數千人矢著闕門執愷
弈及官屬蔣清害之有詔贈司徒謚曰忠懿河洛平再贈太尉拜
一子五品官愷通左氏春秋頗殖產伊川占膏腴自都至闕口疇

野彌望時謂地瘠巖仕終少府監產利埒愷云愷十餘子江涵瀛
瀛等同遇害唯源彭脫

源八歲家覆俘爲奴轉側民間及史朝義敗故吏識源於洛陽者
贖出之歸其宗屬代宗聞授河南府參軍遷司農主簿以父死賊
手常悲憤不仕不娶絕酒葷惠林佛祠者愷舊墅也源依祠居闔
戶日一食祠殿其先寢也每過必趨未始踐階自營墓爲終制時
時偃臥堦中長慶初年八十矣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薦源曰賈誼
稱守圉扞敵之臣死城郭封疆天寶時士卒伏節逆羯始興委符
組棄城郭者不爲恥而愷約義同列守位自如抵刃就終臣節之
光由愷始而源天與至孝絕心祿仕五十餘年常守沈默理契深
要一辭開析百慮洗然抱此真節棄於清世臣竊爲陛下惜之穆
宗下詔曰昔盜起幽陵振蕩河洛贈太尉愷處難居首正色就死

兩河聞風再固危壁殊節卓焉到今稱之源有曾參之行巢父之操泊然無營汔此高年夫褻忠所以勸臣節也旌孝所以激人倫也鎮澆浮莫如尚義厚風俗莫如尊老舉是四者大儆于時其以源守諫議大夫賜緋魚袋河南尹遣官敦諭上道帝自遣使者持詔書袍笏即賜又賜絹二百匹源頓首受詔謂使者伏疾年耄不堪趨拜即附表謝辭吐哀慙一無受尋卒敬宗時擢澄孫爲河南兵曹參軍

彭擢明經第天寶中選名臣子可用者自咸寧丞遷右補闕從天子入蜀後澄數年卒有孫景讓景莊景温別傳

武德功臣十六人貞觀功臣五十三人至德功臣二百六十五人德宗即位錄武德以來宰相及實封功臣子孫賜一子正員官史館攷勲名特高者九十二人以三等條奏第一等以其歲授官第

二等以其次年第三等子孫數訟於朝有詔差爲二等增至百八十七人每等武德以來宰相爲首功臣次之至德以來將相又次之大中初又詔求李峴王珪戴胄馬周褚遂良韓瑗郝處俊婁師德王及善朱敬則魏知古陸象先張九齡裴寂劉文靜張柬之袁恕已崔玄暉桓彥範劉幽求郭元振房瑄袁履謙李嗣業張巡許遠盧弈南霽雲蕭華張鎰李勉張鎰蕭復柳渾賈耽馬燧李愷三十七人畫像續圖凌煙閣云

司空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梁國公房玄齡

尚書右僕射檢校侍中萊國公杜如晦

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宋國公蕭瑀

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知政事上柱國甲國公高士廉
太子太師知政事特進鄭國公魏徵

侍中承寧郡公王珪

吏部尚書參豫朝政道國公戴胄

中書令江陵縣子岑文本

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檢校吏部尚書高唐縣公馬周

侍中兼太子左庶子檢校吏部禮部民部尚書事清苑縣男劉洎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河南郡公褚遂良

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燕國公于志寧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少傅北平縣公張行成

中書令行侍中兼太子少保齊縣公高季輔

侍中兼太子賓客襲潁川縣公韓瑗

中書令兼太子詹事南陽縣侯來濟

侍中兼太子賓客張文瓘

侍中甌山縣公郝處俊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酒泉縣公李義琰

內史河東縣侯裴炎

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溫國公蘇良嗣

內史梁國公狄仁傑

納言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天兵軍大總管隴右諸軍大使譙

縣子婁師德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石泉縣公主方慶

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襲邢國公主及善

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令知兵部尚書事齊國公魏元忠

紫微令梁國公姚崇

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朱敬則

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許國公蘇瓌

吏部尚書兼侍中廣平郡公宋璟

黃門監梁國公魏知古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兗國公陸象先

紫微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許國公蘇頲

中書令河東縣侯張嘉貞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水縣公李元紘

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宜陽縣子韓休

中書令始興縣伯張九齡

司空河東郡公裴寂

納言上柱國魯國公劉文靜

太尉檢校中書令同中書門下三品揚州大都督趙國公長孫無

忌

禮部尚書河間郡王孝恭

尚書右僕射檢校中書令行太子左衛率上柱國衛國公李靖

司空兼太子太師英國公李勣

開府儀同三司鄜州都督鄂國公尉遲敬德

左光祿大夫洛州都督蔣國公屈突通

陝東道大行臺吏部尚書鄖國公殷開山

衛尉卿夔國公劉弘基

澤州刺史邳國公長孫順德

民部尚書上柱國莒國公唐儉

右驍衛大將軍駙馬都尉譙國公柴紹

右驍衛大將軍襄國公段志玄

洪州都督渝國公劉政會

左武侯將軍相州都督郟國公張公謹

右武衛大將軍盧國公程知節

左武衛大將軍上柱國胡國公秦叔寶

弘文館學士祕書監永興縣公虞世南

右衛大將軍兼太子右衛率工部尚書武陽縣公李大亮

左武衛大將軍邢國公蘇定方

夏官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清邊道行軍總管耿國公王孝傑

中書令漢陽郡公張柬之

中書令博陵郡公崔玄暉

侍中平陽郡公敬暉

侍中譙國公桓彥範

中書令南陽郡公袁恕已

右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韓國公張仁愿

尚書左丞相兼黃門監徐國公劉幽求

黃門侍郎參知機務修文館學士齊國公崔日用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代國公郭元振

尚書左丞相兼中書令集賢院學士燕國公張說

紫微侍郎上柱國趙國公王琚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持節朔方軍節度大使中山郡公王

峻

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河南江淮副元帥東都留守

冀國公裴冕

文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河縣公房琯

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衛國公杜鴻漸
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衛尉卿兼懷州刺史號國
公李嗣業

平盧軍節度使柳城郡太守劉正臣

恒州刺史衛尉少卿兼御史中丞顏杲卿

常山郡太守袁履謙

河南節度副使左金吾衛將軍檢校主客郎中兼御史中丞張巡
睢陽郡太守兼御史中丞許遠

御史中丞留臺東都知武部選盧弈

睢陽郡太守特進左金吾衛將軍南霽雲

右第一

內史令延安郡公竇威

將作大匠判納言陳國公竇抗

侍中兼太子左庶子江國公陳叔達

納言觀國公楊恭仁

判吏部尚書參議朝政安吉郡公杜淹

中書令虞國公溫彥博

中書侍郎檢校刑部尚書參知機務崔仁師

中書令兼檢校太子詹事上柱國安國公崔敦禮

戶部尚書平恩縣公許圜師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涇江道行軍總管任雅相

度支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范陽郡公盧承慶

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兼弘文館學士楚國公上官儀

右相廣平郡公劉祥道

左侍極兼檢校左相嘉興縣子陸敦信

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樂城縣公劉仁軌

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安平郡公安期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賓客襲道國公戴至德
司列少常伯太子右中護兼正諫大夫同東西臺三品趙仁本
中書令趙國公李敬玄

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薛元超

中書令同中書門下三品崔知溫

侍中同中書門下三品襲廣平郡公劉齊賢

納言樂平縣男王德真

地官尚書檢校納言鉅鹿縣男魏玄同

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特進輔國大將軍鄧國公岑長倩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臨淮縣男劉禕之

納言博昌縣男韋思謙

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格輔元

司禮卿判納言事渤海縣子歐陽通

內史李昭德

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陸元方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杜景佺

尚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同中書門下三品鄖國公章安石

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知東都留守趙郡公李懷遠

中書令逍遙公章嗣立

守侍中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常山縣男李日知

檢校黃門監漁陽縣伯盧懷慎

中書令左丞相兼侍中安陽郡公源乾曜

黃門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魏縣侯杜暹

侍中趙城侯裴耀卿

左武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淮安王神通

特進太常卿江夏王道宗

荊州都督周國公武士護

右屯衛大將軍檢校晉州都督總管譙國公竇琮

少府監葛國公劉義節

右光祿大夫羅國公張平高

洛州都督右衛大將軍鄴國公竇軌

夔州都督息國公張長孫

金紫光祿大夫夷國公李子和

左監門衛大將軍檢校右武侯將軍榮國公樊興

左監門衛大將軍巢國公錢九隴

右驍衛大將軍歸國公安興貴

右武衛大將軍申國公安修仁

殿中監郢國公宇文士及

右武衛大將軍沔陽郡公公孫武達

荊州都督懷寧郡公杜君綽

右驍衛將軍濮國公龐卿暉

代州都督同安郡公鄭仁恭

右翊衛將軍遂安郡公李安遠

幽州都督歷陽郡公獨孤彥雲

始州刺史左屯衛大將軍襄武郡公劉師立

右威衛大將軍濟東郡公李孟嘗

右監門衛大將軍河南縣公元仲文

右監門衛將軍廬陵郡公秦師行

左領軍大將軍新興公馬三寶

右衛大將軍駙馬都尉畢國公阿史那社尒

鎮軍大將軍號國公張士貴

左衛大將軍琅邪郡公牛進達

鎮軍大將軍嘉川郡公周護

陝州刺史天水郡公丘行恭

潭州都督吳興郡公沈叔安

散騎常侍豐城縣男姚思廉

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特進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宋國公唐

休璟

左羽林軍大將軍遼陽郡王李多祚

左領軍大將軍趙國公李湛

刑部尚書太子賓客魏國公楊元琰

殿中監兼知總監汝南郡公崔無言

冠軍大將軍左羽林軍大將軍光祿卿天水縣公趙承恩

將作大匠裴思諒

右羽林軍將軍弘農郡公楊執一

左衛將軍河東郡公薛思行

光祿卿駙馬都尉琅邪郡公王同皎

中書令越國公鍾紹京

太僕卿立節郡王薛崇簡

右金吾衛大將軍涼國公李延昌

太子中允同正冀國公馮道力

少府監趙國公崔諤之

左監門衛中候光祿卿申國公許輔乾

左金吾衛大將軍鄧國公張暉

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左羽林軍大將軍平陽郡公薛訥

河南副元帥太尉兼侍中臨淮郡王李光弼

河東節度副大使守司空兼兵部尚書霍國公王思禮

左相幽國公韋見素

太保韓國公苗晉卿

中書令趙國公崔圓

太原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金城郡王辛

雲京

河西隴右副元帥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涼國公李抱玉

太子太師檢校尚書右僕射知省事信都郡王田神功

四鎮北庭涇原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知省事扶風郡王馬璘

左羽林軍大將軍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薛景仙

右散騎常侍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尚衡

太原尹兼御史大夫北都留守河東節度副大使南陽郡公鄧景

山

河東節度副使兼鴈門郡太守光祿卿賈循

禮部尚書東京留守酒泉縣侯李愷

東平郡太守姚閻

右第二

盧奕黃門監懷慎少子也疏眉目豐下謹重寡欲斤斤自修與兄
奐名相上下而剛毅過之天寶初爲鄆令所治輒最積功擢給事
中拜御史中丞自懷慎奐及奕三居其官清節似之時傳其美俄
留臺東都兼知武部選安祿山陷東都吏亡散奕前遣妻子懷印
間道走京師自朝服坐臺被執將殺之卽數祿山罪徐顧賊徒曰
爲人臣者當識逆順我不蹈失節死何恨觀者恐懼奕臨刑西向
再拜而辭罵賊不空口逆黨爲變色肅宗詔贈禮部尚書下有司
諡時以爲洛陽亡操兵者任其咎執法吏去之可也委身寇讎以
死誰懟博士獨孤及曰荀息殺身於晉不食其言也玄冥勤其官
水死守位忘躬也伯姬待姆而火死先禮後身也彼死之日皆於
事無補然則祿山亂大於里丕奔廉察之任切於玄冥之官分命
所繫不啻保母逆黨兵威烈於水火于斯時也能與執干戈者同

其戮力挽之不來推之不去全操白刃之下孰與夫懷安偷生者
同其風請諡曰貞烈詔可子杞別有傳杞子元輔

元輔字子望少以清行聞擢進士補崇文校書郎杞死德宗念之
不忘拜元輔左拾遺歷杭常絳三州刺史課當最召授吏部郎中
進累兵部侍郎爲華州刺史卒元輔端靜介正能紹其祖故歷顯
劇而人不以杞之惡爲累云

張介然者猗氏人本名六朗性慎愿長計畫始爲河隴支郡太守
王忠嗣皇甫惟明哥舒翰踵領節度並署營田支度等使入奏稱
旨賜與良渥介然啟曰臣位三品當給祭戟若列於京師雖富貴
不爲鄉人知願得列戟故里玄宗許之別賜戟京師第門仍賜絹
五百匹宴間里長老本鄉得列戟自介然始翰薦爲少府監歷衛
尉卿祿山反授河南節度採訪使守陳留陳留據水陸劇居民孳

夥而太平久不知戰介然到屯不三日賊已度河車騎蹂騰煙塵漫數十里日爲奪色士聞鉦鼓聲皆褫氣不能授甲凡旬六日城陷初有詔購賊首而暴誅慶宗狀祿山入陳留見詔書拊膺大哭曰我何罪吾子亦何罪乃殺之卽大恚憤殺陳留降者萬人以逞血流成川斬介然於軍門以僞將李廷望爲節度使守陳留祿山已拔陳留則鼓而前無敢亢中宿攻滎陽太守崔無詖率衆乘城聞師譟自墜如雨無詖與官屬皆死賊手以僞將武令珣戍焉無詖者本韋后外家博陵舊望也始無詖娶蕭至忠女至忠敗被貶久乃爲益州司馬素善楊國忠旣用事引爲少府監守滎陽有詔贈禮部尚書諡曰毅勇

忠義列傳上第一百一十六

魏川忠鳳崗
氏書回南甫

唐書一百九十一

忠義列傳中第一百一十七

魏川忠鳳崗
氏書回南甫

唐書一百九十二

顏杲卿字昕與真卿同五世祖以文儒世家父元孫有名垂拱間爲濠州刺史杲卿以蔭調遂州司法參軍性剛正莅事明濟嘗爲刺史詰讓正色別白不爲屈開元中與兄春卿弟曜卿並以書判超等吏部侍郎席豫咨嗟推伏再以最遷范陽戶曹參軍安祿山聞其名表爲營田判官假常山太守祿山反杲卿及長史袁履謙謁于道賜杲卿紫袍履謙緋袍令與假子李欽湊以兵七千屯土門杲卿指所賜衣謂履謙曰與公何爲著此履謙悟乃與真定令賈深內丘令張通幽定謀圖賊杲卿入稱疾不視事使子泉明往返計議陰結太原尹王承業爲應使平盧節度副使賈循取幽州謀泄祿山殺循以向潤客牛廷珣守杲卿陽不事事委政履謙潛召處士權渙郭仲邕定策時真卿在平原素聞賊逆謀陰養死士

爲拒守計李愷等死賊使段子光傳首徇諸郡真卿斬子光遣甥
盧逖至常山約起兵斷賊北道杲卿大喜以爲兵犄角可挫賊西
鋒乃矯賊命召欽湊計事欽湊夜還杲卿辭城門不可夜開舍之
外郵使履謙及參軍馮虔郡豪翟萬德等數人飲勞旣醉斬之并
殺其將潘惟慎賊黨殲投尸滹沱水履謙以首示杲卿則喜且泣
先是祿山遣將高邈召兵范陽未還杲卿使杲城尉崔安石圖之
邈至蒲城虔萬德皆會傳舍安石給以置酒邈捨馬虔叱吏縛之
而賊將何千年自趙來虔亦執之日未中送二賊杲卿乃遣萬德
深通幽傳欽湊首械兩賊送京師與泉明偕至太原王承業欲自
以爲功厚遣泉明還陰令壯士翟喬賊於路喬不平告之故乃免
玄宗擢承業大將軍送吏皆被賞已而事顯乃拜杲卿衛尉卿兼
御史中丞履謙常山太守深司馬卽傳檄河北言王師二十萬人

土門遣郭仲邕領百騎爲先鋒馳而南曳柴揚塵望者謂大軍至
日中傳數百里賊張獻誠方圍饒陽棄甲走於是趙鉅鹿廣平河
間並斬僞刺史傳首常山而樂安博陵上谷文安信都魏鄴諸郡
皆自固杲卿兄弟兵大振祿山至陝聞兵興大懼使史思明等率
平盧兵度河攻常山蔡希德自懷會師不涉旬賊急攻城兵少未
及爲守計求救於河東承業前已攘殺賊功兵不出杲卿晝夜戰
井竭糧矢盡六日而陷與履謙同執賊脅使降不應取少子季明
加刃頸上曰降我當活而子杲卿不答遂并盧逖殺之杲卿至洛
陽祿山怒曰吾擢爾太守何所負而反杲卿瞋目罵曰汝營州牧
羊羯奴耳竊荷恩寵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忠義
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爾反邪祿山不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
以肉噉之誓不絕賊鉤斷其舌曰復能罵否杲卿含胡而絕年六

十五履謙既斷手足何千年弟適在傍咀血噴其面賊鬻之見者垂泣杲卿宗子近屬皆被害杲卿已虜諸郡復爲賊守張通幽以兄相賊譖杲卿於楊國忠故不加贈肅宗在鳳翔真卿表其枉會通幽爲普安太守上皇杖殺之李光弼郭子儀收常山出杲卿履謙二家親屬數百人於獄厚給遺令行喪乾元初贈杲卿太子太保諡曰忠節封其妻崔清河郡夫人初博士裴郁以杲卿不執政但諡曰忠議者不平故以二字諡焉逃李明及宗子等皆贈五品官建中中又贈杲卿司徒初杲卿被殺徇首于衢莫敢收有張湊者得其髮持謁上皇是昔見夢帝寤爲祭後湊歸髮于其妻妻疑之髮若動云後杲明購尸將葬得刑者言死時一足先斷與履謙同坎瘞指其域得之乃葬長安鳳栖原李明逃同塋泉明有孝節喜振人之急既爲承業所遣未至而常山陷故客壽陽史思明圍

李光弼獲泉明裹以革送幽州間關得免思明歸國而真卿方爲蒲州刺史令泉明到河北求宗屬始一女及姑女並流離賊中及是并得之悉錢三萬贖姑女還取貲復往則已女復失之履謙及父故將妻子奴隸尚三百餘人轉徙不自存泉明悉力贍給分多勻薄相扶挾度河託真卿真卿隨所歸資送之泉明之殯父與履謙分柩護還長安履謙妻疑斂具儉狹發視之與杲卿等乃號踊待泉明如父肅宗拜泉明郾令政化清明誅宿盜人情翕然成都尹舉其課第一遷彭州司馬家貧居官廉而孤藐相從百口飢鬻不給無愠歎居母喪毀骨立其行義當世以爲難

春卿倜儻美姿儀通當世務十六舉明經拔萃高第調犀浦主簿嘗送徒於州亡其籍至廷口記物色凡千人無所差長史陸象先異之轉蜀尉蘇頲代爲長史被譖繫獄爲椽櫪賦自託頲遽出之

魏徵遠孫瞻罪抵死春卿爲請玉真公主得不死時人高其節終偃師丞臨終捉真卿臂曰爾當大吾族顧我不得見以諸子誘汝後真卿主其昏嫁沈盈者亦杲卿甥有行義明黃老學解褐博野尉與杲卿同死難贈大理正官其二子遙達

賈循者京兆華原人其先家常山父會有高節嘗稱疾不荅辟署里中號一龍親亡負土成墓廬其左手蒔松柏時號關中曾子卒縣人私謚曰廣孝徵君循有大略禮部尚書蘇頲嘗謂今頗牧及爲益州表署列將敗吐蕃於西山三遷靜塞軍營田使張守珪北伐次灤河屬凍泮欲濟無梁循搗廣狹爲橋以濟破虜而還以功擢游擊將軍榆關守捉使地南負海北屬長城林垠岑翳寇所蔽伏循調士斬木開道賊遁去范陽節度使李適之薦爲安東副大都護安祿山兼平盧節度表爲副遷博陵太守祿山欲擊奚契丹

奏

復秦循光祿卿自副使知留後九姓叛祿山兼節度河東而循亦兼鴈門副之母亡將葬宅有枯桑一夕再生芝出北墉人以爲瑞玄宗以循有功詔贈其父常山太守祿山反使循守幽州故杲卿招之以傾賊巢穴循許可爲向潤客等發其謀賊縊之建中二年贈太尉謚曰忠從子隱林爲永平兵馬使當入衛屬朱泚難率衆扈行在德宗見隱林偉其貌問家世荅曰故范陽節度副使循臣從父也帝異之引至臥內以手板畫地陳攻守計卽奏曰臣嘗夢日墜以首承之帝曰非朕邪因令糾察行在遷檢校右散騎常侍封武威郡王賊圍急隱林與侯仲莊冒矢石死戰已而解從臣稱慶隱林流涕前曰泚已奔羣臣大慶宗社無疆之休然陛下資性急不能容掩若不悛雖今賊亡憂未艾也帝不以爲忤拜神策軍卒帝思其質直贈尚書左僕射以實戶三百封其家

張巡字巡鄧州南陽人博通羣書曉戰陣法氣志高邁略細節所
交必大人長者不與庸俗合時人叵知也開元末擢進士第時兄
曉已位監察御史皆以名稱重一時巡繇太子通事舍人出爲清
河令治績最而負節義或以困阨歸者傾貲振護無吝秩滿還都
於是楊國忠方專國權勢可炙或勸一見且顯用荅曰是方爲國
怪祥朝宦不可爲也更調真源令土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樹威恣
肆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巡下車以法誅之赦餘黨莫不改行
遷善政簡約民甚宜之安祿山反天寶十五載正月賊酋張通晤
陷宋曹等州譙郡太守楊萬石降賊逼巡爲長史使西迎賊軍巡
率吏哭玄元皇帝祠遂起兵討賊從者千餘初靈昌太守嗣吳王
祇受詔合河南兵拒祿山有單父尉賈賁者閬州刺史璿之子率
吏稱吳王兵擊宋州通晤走襄邑爲頓丘令盧諶所殺賁引軍進

至雍丘巡與之合有衆二千是時雍丘令狐潮舉縣附賊遂自
將東敗淮陽兵虜其衆反接在廷將殺之暫出行部淮陽囚更解
縛起殺守者迎賁等入潮不得歸巡乃屠其妻子磔城上祇聞承
制拜賁監察御史潮怨賁還攻雍丘賁趨門爲衆躡死巡馳騎決
戰身被創不顧士乃奉巡主軍間道表諸朝騰牋祇府祇乃舉兗
以東委巡經略潮以賊衆四萬薄城人大恐巡諭諸將曰賊知城
中虛實有輕我心今出不意可驚而潰也乘之勢必折諸將曰善
巡乃分千人乘城以數隊出身前驅直薄潮軍軍却明日賊攻城
設百樓巡柵城上束芻灌膏以焚焉賊不敢向巡伺隙擊之積六
旬大小數百戰士帶甲食裹創鬪潮遂敗走追之幾獲潮怒復率
衆來然素善巡至城下情語巡曰本朝危蹙兵不能出關天下事
去矣足下以羸兵守危堞忠無所立盍相從以苟富貴乎巡曰古

者父死於君義不報子乃銜妻孥怨假力于賊以相圖吾見君頭
干通衢爲百世笑奈何潮赧然去當此時王命不復通大將六人
白巡以勢不敵且上存亡莫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巡
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人人盡泣巡引六將至
責以大誼斬之士心益勸會糧乏潮餉賊鹽米數百艘且至巡夜
壁城南潮悉軍來拒巡遣勇士銜枚濱河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
還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
乃藁人還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
百斫潮營軍大亂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慙益兵圍之薪水竭巡
給潮欲引衆走請退軍二舍使我逸潮不知其謀許之遂空城四
出三十里撤屋發木而還爲備潮怒圍復合巡徐謂潮曰君須此
城歸馬三十四匹我得馬且出奔請君取城以藉口潮歸馬巡悉以

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責巡荅曰吾欲去將士不從
奈何潮怒欲戰陣未成三十騎突出禽將十四斬百餘級收器械
牛馬潮遁還陳留不復出七月潮率賊將瞿伯玉攻城遣僞使者
四人傳賊命招巡巡斬以徇餘繫送祇所圍凡四月賊常數萬而
巡衆纔千餘每戰輒克於是河南節度使嗣虢王巨屯彭城假巡
先鋒俄而魯東平陷賊濟陰太守高承義舉郡叛巨引兵東走臨
淮賊將楊朝宗謀趨寧陵絕巡餉路巡外失巨依拔衆保寧陵馬
裁三百兵三千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閻等合乃遣將雷
萬春南霽雲等領兵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投尸于汴
水爲不流朝宗夜去有詔拜巡主客郎中副河南節度使巡籍將
士有功者請于巨巨纔授折衝果毅巡諫曰宗社尚危圍陵孤外
渠可吝賞與貲巨不聽至德二載祿山死慶緒遣其下尹子琦將

同羅突厥奚勁兵與朝宗合凡十餘萬攻睢陽巡勵士固守日中二十戰氣不衰遠自以材不及巡請稟軍事而居其下巡受不辭遠專治軍糧戰具前此遠將李滔救東平遂叛入賊大將田秀榮潛與通或以告遠曰晨出戰以碧帽爲識視之如言盡覆其衆還輒曰我誘之也請以精騎往易錦帽遠以告巡巡召登城讓之斬首示賊因出薄戰子琦敗獲車馬牛羊悉分士秋毫無入其家有詔拜巡御史中丞遠侍御史閻吏部郎中巡欲乘勝擊陳留子琦聞復圍城巡語其下曰吾蒙上恩賊若復來止有死耳諸君雖捐軀而賞不直勲以此痛恨聞者感槩乃椎牛大饗悉軍戰賊望兵少大笑巡遠親鼓之賊潰追北數十里其五月賊刈麥乃濟師巡夜鳴鼓嚴隊若將出賊申警俄息鼓賊覘城上兵休乃弛備巡使南霽雲等開門徑抵子琦所斬將拔旗有大酋被甲引拓羯千騎

麾幟乘城招巡巡陰縋勇士數十人墮中持鉤陌刀彊弩約曰聞鼓聲而奮首恃衆不爲備城上譟伏發禽之弩注矢外向救兵不能前俄而縋士復登陴賊皆愕眙乃按甲不出巡欲射子琦莫能辨因剡蒿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琦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一發中左目賊還七月復圍城初睢陽穀六萬斛可支一歲而巨發其半餽濮陽濟陰遠固爭不聽濟陰得糧卽叛至是食盡士日賦米一勺齧木皮鬻紙而食才千餘人皆羸劣不能穀救兵不至賊知之以雲衝傳堞巡出鉤干柱之使不得進篝火焚梯賊以鉤車木馬進巡輒破碎之賊服其機不復攻穿壕立柵以守巡士多餓死存者皆瘵傷氣乏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飢乃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巡彊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鎗弩以食

賊將李懷忠過城下巡問君事胡幾何曰二暮巡曰君祖父官乎曰然君世受官食天子粟奈何從賊關弓與我確懷忠曰不然我昔爲將數死戰竟沒賊此殆天也巡曰自古悖逆終夷滅一日事平君父母妻子並誅何忍爲此懷忠掩涕去俄率其黨數十人降巡前後說降賊將甚多皆得其死力御史大夫賀蘭進明代巨節度屯臨淮許叔冀尚衡次彭城皆觀望莫肯救巡使霽雲如叔冀請師不應遺布數千端霽雲嫚罵馬上請決死鬪叔冀不敢應巡復遣如臨淮告急引精騎三十冒圍出賊萬衆遮之霽雲左右射皆披靡既見進明進明曰睢陽存亡已決兵出何益霽雲曰城或未下如已亡請以死謝大夫叔冀者進明麾下也房瑄本以牽制進明亦兼御史大夫勢相埒而兵精進明懼師出且見襲又忌巡聲威恐成功初無出師意又愛霽雲壯士欲留之爲大饗樂作霽

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將士不粒食已彌月今大夫兵不出而廣設聲樂義不忍獨享雖食弗下咽今主將之命不達霽雲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指一座大驚爲出涕卒不食去抽矢回射佛寺浮屠矢著輒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至真源李賁遺馬百匹次寧陵得城使廉坦兵三千夜冒圍入賊覺拒之且戰且引兵多死所至才千人方大霧巡聞戰聲曰此霽雲等聲也乃啓門驅賊牛數百入將士相持泣賊知外援絕圍益急衆議東奔巡遠議以睢陽江淮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鼓而南江淮必亡且帥飢衆行必不達十月癸丑賊攻城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孤城備竭弗能全臣生不報陛下死爲鬼以痛賊城遂陷與遠俱執巡衆見之起且哭巡曰安之勿怖死乃命也衆不能仰視子琦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輒背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

是答曰吾欲氣吞逆賊顧力屈耳子琦怒以刀抉其口齒存者三四巡罵曰我爲君父死爾附賊乃犬彘也安得久子琦服其節將釋之或曰彼守義者烏肯爲我用且得衆心不可留乃以刃脅降巡不屈又降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爲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爲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肯降乃與姚閭雷萬春等三十六人遇害巡年四十九初子琦議生致一人慶緒所或曰用兵拒守者巡也乃送遠洛陽至偃師亦以不屈死巨之走臨淮巡有姊嫁陸氏遮王勸勿行不納賜百縑弗受爲巡補縫行間軍中號陸家姑先巡被害巡長七尺須髯每怒盡張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忘爲文章不立橐守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更潮及子琦大小四百戰斬將二百卒十餘萬其用兵未嘗依古法勒大將教戰各出其意或問之答曰古者人情敦樸故

軍有左右前後大將居中三軍望之以齊進退今胡人務馳突雲合鳥散變態百出故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爲戰爾其械甲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每戰不親臨行陣有退者巡已立其所謂曰我不去此爲我決戰士感其誠皆一當百待人無所疑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雖旰食必整衣見之下爭致死力故能以少擊衆未嘗敗被圍久初殺馬食旣盡而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畔者城破遺民止四百而已始肅宗詔中書侍郎張鎬代進明節度河南率浙東李希言浙西司空襲禮淮南高適青州鄧景山四節度掎角救睢陽巡亡三日而鎬至十日而廣平王收東京鎬命中書舍人蕭昕誅其行時議者或謂巡始守睢陽衆六萬旣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人於是張澹李紆董南史張建封樊晃朱巨川李翰咸謂

巡蔽遮江淮沮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有名士由是天下無異言天子下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荊州大都督霽雲開府儀同三司再贈揚州大都督並寵其子孫睢陽雍丘賜徭稅三年巡子亞夫拜金吾大將軍遠子孜婺州司馬皆立廟睢陽歲時致祭德宗差次至德以來將相功效尤著者以顏杲卿袁履謙盧弈及巡遠霽雲爲上又贈姚閭潞州大都督官一子貞元中復官巡它子去疾遠子峴贈巡妻申國夫人賜帛百自是訖僖宗求忠臣後無不及三人者大中時圖巡遠霽雲像于凌煙閣睢陽至今祠享號雙廟云

許遠者右相敬宗曾孫寬厚長者明吏治初客河西章仇兼瓊辟署劔南府欲以子妻之固辭兼瓊怒以事劾貶高要尉更赦還會祿山反或薦遠於玄宗召拜睢陽太守遠與巡同年生而長故巡呼爲兄大曆中巡子去疾上書曰孽胡南侵父巡與睢陽太守遠各守一面城陷賊所入自遠分尹子琦分郡部曲各一方巡及將校三十餘皆割心剖肌慘毒備盡而遠與麾下無傷巡臨命歎曰嗟乎人有可恨者賊曰公恨我乎荅曰恨遠心不可得誤國家事若死有知當不赦於地下故遠心向背梁宋人皆知之使國威喪衄巡功業墮敗則遠於臣不共戴天請追奪官爵以刷冤恥詔下尚書省使去疾與許峴及百官議皆以去疾證狀最明者城陷而遠獨生也且遠本守睢陽凡屠城以生致主將爲功則遠後巡死不足惑若曰後死者與賊其先巡死者謂巡當叛可乎當此時去疾尚幼事未詳知且艱難以來忠烈未有先二人者事載簡書若日星不可妄輕重議乃罷然議者紛紜不齊元和時韓愈讀李翰所爲巡傳以爲闕遠事非是其言曰二人者守死成名先後異耳

二家子弟材下不能通知其父志使世疑遠畏死而服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地食其所愛之肉抗不降乎且見援不至人相食而猶守雖其愚亦知必死矣然遠之不畏死甚明又言城陷自所守此與兒童之見無異且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今從而尤之亦不達於理矣愈於褒貶尤慎故著之

南霽雲者魏州頓丘人少微賤爲人操舟祿山反鉅野尉張沼起兵討賊拔以爲將尚衡擊汴州賊李廷望以爲先鋒遣至睢陽與張巡計事退謂人曰張公開心待人真吾所事也遂留巡所巡固勸歸不去衡齎金帛迎霽雲謝不受乃事巡巡厚加禮始被圍築臺募萬死一生者數日無敢應俄有暗鳴而來者霽雲也巡對泣下霽雲善騎射見賊百步內乃發無不應弦斃子承嗣歷涪州

刺史劉闢叛以無備謫永州

雷萬春者不詳所來事巡爲偏將令狐潮圍雍丘萬春立城上與潮語伏弩發六矢著面萬春不動潮疑刻木人謀得其實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知君之令嚴矣潮壁雍丘北謀襲襄邑寧陵巡使萬春引騎四百壓潮先爲賊所包巡突其圍大破賊潮遁去萬春將兵方略不及霽雲而彊毅用命每戰巡任之與霽雲鈞姚閭者開元宰相崇從孫父弁楚州刺史閭性豪蕩好飲謔善絲竹歷壽安尉素善巡及爲城父令遂同守睢陽累加東平太守巡之遣霽雲萬春敗賊於寧陵也別將二十有五石承平李辭陸元錕朱珪宋若虛楊振威耿慶禮馬日升張惟清廉坦張重孫景趨趙連城王森喬紹俊張恭默祝忠李嘉隱翟良輔孫廷皎馮顏其後皆死巡難四人逸其姓名

贊曰張巡許遠可謂烈士矣以疲卒數萬嬰孤墉抗方張不制之虜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牽掣首尾厯潰梁宋間大小數百戰雖力盡乃死而唐全得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百易萬可矣巡先死不為遽遠後死不為屈巡死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亡天以完節付二人畀名無窮不待留生而後顯也惟宋三葉章聖皇帝東巡過其廟留駕裴回咨巡等雄挺盡節異代著金石刻贊明厥忠與夷齊餓踣西山孔子稱仁何以異云

忠義列傳中第一百一十七

終

蘇州忠義堂

唐書一百九十二

忠義列傳下第一百一十八

蘇州忠義堂

唐書一百九十三

程千里京兆萬年人長七尺魁岸有力應募磧西累官安西副都護天寶末兼北廷都護安西北庭節度使突厥首領阿布思內附本隸朔方賜氏李名獻忠度屬幽州素與安祿山有怨內懼故叛還磧外數盜邊玄宗患之詔千里將兵討捕千里諭葛邏祿陰令掎角獻忠果以窮歸葛邏祿縛之并妻子帳下數千人送千里所乃獻俘勤政樓詔斬以徇擢千里右金吾衛大將軍留宿衛祿山反詔募兵河東卽拜節度副使雲中太守遷上黨長史賊來攻麤馘多累加開府儀同三司禮部尚書至德二載賊將蔡希德圍上黨輕騎挑戰千里恃勇開縣門率百騎欲直禽希德幾得而救至乃退會橋壞馬顛爲賊執仰首敕諸騎使還曰爲我報諸將可失帥不可失城軍中皆爲泣下增備固守賊不能下乃還囚千里至

東都安慶緒僞署特進囚客省慶緒敗爲嚴莊所害後赦令數下追褒死難者惟千里生見執不及云初祿山構難西北戍兵悉入援故河隴郡縣皆陷吐蕃惟河西戍將袁光廷爲伊州刺史固守歷年雖游說百緒終不降諸下同心無攜畔者及糧竭手殺妻子自焚死建中初贈工部尚書

龐堅京兆涇陽人四世祖玉事隋爲監門直閤李密據洛口玉以關中銳兵屬王世充擊之百戰不勦世充歸東都秦王東徇洛玉率萬騎降高祖以隋舊臣禮之玉魁梧有力明軍法久宿衛習知朝廷制度帝顧諸將多不閑儀檢故授玉領軍武衛二大將軍使衆觀以爲模矐出爲梁州總管巴山獠叛玉梟其首餘黨四奔屬縣獠與反者州里親戚爲賊游說言不可窮躡玉不聽下令軍中曰穀熟吾盡收以饋軍非盡賊吾不反聞者懼相謂曰軍不止吾

穀盡且餓死乃共入賊營與所親相結斬渠長以降衆遂潰徙越州都督召爲監門大將軍太宗以耆厚令主東宮兵雖老不怠小大之務無不親卒帝爲廢朝贈幽州都督工部尚書堅歷潁川太守安祿山反南陽節度使魯炅表堅爲長史兼防禦副使以薛愿爲潁川太守共守潁川時陳留滎陽已陷賊南陽被圍而潁川當往來劇賊將阿史那承慶悉銳攻之傅城百里樹木皆刊城中士單寡糧少而愿堅晝夜戰諸郡兵無援者自正月盡十一月賊設木鵝衝車飛梯薄城矢如雨士皆雷譟夜半踰城入二人不肯降賊縛致東京將磔解之有說祿山曰義士也彼爲其主殺之不祥乃縛于樹比且死見者哭之愿汾陰人父縉太常卿兄崇一娶惠宣太子女其女弟爲太子瑛妃瑛廢貶愿嶺外久乃得還張興者東鹿人長七尺一飯至斗米肉十斤悍趨而辯爲饒陽裨

將祿山反攻饒陽興開張禍福譬曉敵人而嬰城彌年衆心遂固
滄趙已陷史思明引衆傅城興擐甲持陌刀重五十斤乘城賊將
入興一舉刀輒數人死賊皆氣懾城破思明縛之馬前好謂曰將
軍壯士能屈節當受高爵對曰昔嚴顏一巴郡將猶不降張飛我
大郡將安能委身逆虜今日幸得死然願以一言爲誠思明曰云
何興曰天子遇祿山如父子今乃反大丈夫不能爲國掃除反爲
其下何哉思明曰將軍不觀天道邪吾上起兵二十萬直趣洛陽
天下大定以徧師叩幽谷守將面縛唐亡固矣興曰桀紂秦隋窮
人力舉四海與爲怨故商周漢唐因得代之而有神器皇帝無違
德祿山非數帝賢是苟延歲月終卽禽耳思明怒鋸解之且死罵
曰吾能哀彊死兵敗賊衆軍中凜然爲改容

蔡廷玉幽州昌平人事安祿山未有聞與朱泚同里聞少相狎近

泚爲幽州節度使奏署幕府廷玉有沈略善與人交內外愛附泚
多所叩咨數遣至京師當是時幽州兵最彊財雄士驕悍日思吞
并不知有上下禮法廷玉間語泚曰古未有不臣而能推福及子
孫者公南聯趙魏北奚虜兵多地險然非永安計一日趙魏反噬
公乃沸鼎魚耳不如奉天子刻多難可勒勳鼎彝若何泚善之廷
玉陰欲耗其力則諷泚出金幣禮士又勸歸貢賦助天子經費獻
牛馬係道儲廩爲單因勸泚入朝泚將聽諸校怒縛廷玉辱之廷
玉無撓辭泚不忍殺囚歲餘出之謂曰而亦悔乎廷玉曰導公爲
逆卽悔勉公以義何悔爲復繫滿歲問曰能省過否不爾且死對
曰不殺我公得名殺我吾得名泚不能屈待如初又有朱體微者
亦泚腹心廷玉有建白體微輒左右之故泚愈信桀傲稍革廷玉
遂歲朝事泚乃奏涿州爲永泰軍薊州靜塞軍瀛州清夷軍莫州

唐興軍置團練使以支郡隸屬盧龍軍稍削而泚內畏弟滔偏已
滔亦勸泚入朝乃以軍屬滔廷玉體微共白泚公入朝爲功臣首
後務至重須誠信者乃可付滔雖大弟多變不情如假以兵是嫁
之禍也泚不聽二人隨泚到朝德宗爲太子時知廷玉名及見禮
眷殊渥泚統幽州行營爲涇原鳳翔節度使詔廷玉以大理少卿
爲司馬體微爲要籍滔有請於泚或不順廷玉必折之俾循故法
滔已破田悅寢傲肆自用左右有惡廷玉者妄云素毀滔欲四分
燕廷玉倡之體微和之滔表言二人離間骨肉請殺於有司亦遺
泚書云云泚恚滔奪其軍不從會滔以幽州叛帝示滔表而泚亦
白發其書乃歸罪於二人貶廷玉柳州司戶參軍體微南浦尉以
慰滔滔使謀伺諸朝曰上若不殺廷玉當謫去得東出洛我且縛
致麾下支解之將行帝勞廷玉曰爾姑行爲國受屈歲中當還廷

玉至藍田驛人白左巡使鄭詹商於道險不可往詹追使趨潼關
廷玉告子少誠少良曰我爲天子不血刃下幽十一城欲裂其壤
使不得桀而敗於將成天助逆邪今吏使我出東都此殆滔計吾
不可以辱國比至靈寶自投于河宰相盧杞方疾御史大夫嚴郢
欲逐之得廷玉死狀卽抵詹死而斥出郢帝聞廷玉忠歸其柩厚
賻之李晟平朱泚少誠等適終喪晟表丐追贈廷玉并官二子而
帝方招來滔寢其奏遂已

符令竒沂州臨沂人初爲盧龍軍裨將會幽州亂挈子璘奔昭義
節度使薛嵩署爲軍副嵩卒田承嗣盜其地引令竒爲右職田悅
拒命馬燧敗之洹水令竒密語璘曰吾閱世事多矣自安史干紀
無噍類吾觀田氏覆亡無時安用苟旦夕係縲京師宗族屠地汝
能委質朝廷爲唐忠臣吾亦名揚後世矣璘泣曰悅忍人也近禍

可畏答曰今王師四合吾屬俎中醢兒今行吾死不朽不行吾亦死尸壘逆地云何璘俯泣不能對初悅與李納會濮陽因乞師納分麾下隨之至是納兵歸齊使璘以三百騎護送璘與父嚙臂別乃以衆降燧璘之出與三子同降悅怒引令竒切讓令竒罵曰爾忘義背主旦夕死吾教子以順殺身庸何悔鈞死愈爾遠矣悅怒奮而起令竒臨刑色不變年七十九夷其家燧署璘爲軍副詔拜特進封義陽郡王旣聞父見害號絕泣血燧表其寃加檢校左散騎常侍賜晉陽第一區祁田五十頃贈令竒戶部尚書璘字元亮李懷光反詔燧討之璘介五千兵先濟河與西師合從燧入朝爲輔國大將軍賜靖恭里第一區藍田田四十頃璘之降母匿里中獨免及悅死詔迎於魏賜宴別殿璘居環衛十三年卒年六十五贈越州都督

劉廼字永夷河南伊闕人少警穎闇誦六經日數千言善文詞爲時推目天寶中擢進士第喪父以孝聞服終中書舍人宋昱知銓事廼方調因進書曰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則惠此唐虞以爲難今文部始掄材終授位是知人官人兩任其責昔禹稷臯陶之聖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以九載今有司獨委一二小宰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內何其易哉夫判者以狹詞短韻爲體是以小治鼓衆金雖欲爲鼎鑪不可得已故雖有周公尼父圖書易象之訓以判責之曾不及徐庾雖有至德以喋喋取之曾不若嗇夫故干霄蔽日巨樹也求尺寸之材必後於椽杙龍吟虎嘯希聲也尚頰舌之感必下於蛙黽豈不悲乎執事誠能先政事次文學退觀其治家進察其臨節則龐鴻深沈之事亦可窺其門闕矣昱嘉之補剡尉劉晏在江西奏使巡覆充留後大曆中召拜司門員

外郎德宗初進郭子儀爲尚父時冊禮廢視詔文者不適所宜宰相崔祐甫召迺至閣草之少選成文詞義典裁俄擢給事中權知兵部侍郎楊炎盧杞當國五歲不遷建中四年眞拜兵部侍郎帝狩奉天迺臥疾私第朱泚遣人召之固稱篤復遣僞相蔣鎮慰誘迺佯瘖不答灸無完膚鎮再至知不可脅乃太息曰我嘗忝曹郎不能死寧以自辱羶腥復欲汗賢哲乎遂止迺聞車駕如梁州自投於牀搏膺呼天不食卒年六十帝聞其忠贈禮部尚書諡曰貞惠子伯芻別傳

孟華史失其何所人初事李寶臣爲府官屬論議姦姦不回同舍疾之王武俊斬李惟岳遣華至京師陳事德宗問河朔利害華對稱旨擢檢校兵部郎中兼侍御史朱滔與武俊謀解田悅之圍帝詔華還諭欲亂其謀華至讓武俊曰安史未覆滅時大夫觀其兵

自謂天下可取今日何汨汨且上於大夫恩甚厚將還康中丞他州而歸我深趙自古忠臣未有不先大功而後得高官者大夫何望於失地邪夫藥苦口者利病大夫後日思愚言悔無逮或曰華入朝私奏便宜欲傾我故得顯職武俊惑之然以華舊人未忍奪其職卒進悅華從至臨清稱病還恒州武俊令子察所爲乃闔門謝賓客武俊知不足忌無殺華意旣僭稱王授禮部侍郎不肯起嘔血死

張仵者本爲澤潞將守臨洛田悅攻之乘城固守累月士死糧且盡救不至仵悉召部將立軍門命女出徧拜因曰諸君戰良苦吾無貲爲賞願以是女賣直爲衆士一日費士皆哭曰請死戰會馬燧自河東將兵擊悅城下敗之仵乘勝出戰無不一當百以功遷泗州刺史居州十年擢右金吾衛大將軍未拜卒贈尚書右僕射

軍中議立其子重政母徐及兄號訴不肯從奔告淮南節度使王
鏐乃免詔嘉其忠起爲金吾衛大將軍委鏐處以劇職封徐魯國
夫人

周曾者本李希烈部將與王玠姚憺韋清志相善號四公子希烈
反曾密得其計一二以告李勉玠爲許州鎮遏使會哥舒曜拔汝
州希烈遣曾往拒曾欲引軍據蔡使玠爲應憺清居中謀取希烈
密求藥毒希烈不死曾之行希烈使假子十人從次襄城知其謀
以告希烈使李克誠率驃軍千人劫曾殺之而收其兵并殺玠憺
始約事覺毋相引清懼陽說希烈曰今兵寡恐不能就事請乞師
朱滔希烈然之至襄邑奔劉洽德宗贈曾太尉玠司徒憺工部尚
書擢清安定郡王實封戶二百又有呂賁康秀琳梁興朝賈樂卿
侯仙欽皆死希烈之難贈賁秀琳尚書左右僕射興朝等皆秩尚

書遣蕭昕致祭境上命李勉哥舒曜訪其家子孫詔雖三世有罪
常降一等曾無後貞元中女及曾兄子鄴爭襲封有司奏曾首謀
歸順身死賊手陛下錫真食不幸絕嗣宜令鄴以五十戶奉祀女
亦封五十戶

張名振本事李懷光爲都將始懷光已立功德宗賜鐵券奉詔倨
甚名振到軍門大言曰太尉見賊不擊使到不迎將反邪且安史
僕固等今皆族滅公欲何爲是資忠義士立功耳懷光召見諭以
賊彊須蓄銳俟時誘爲不反及引軍入咸陽又曰公不反來此何
邪不急攻泚收京城欲以賊誰遺懷光怒曰病狂人也使左右拉
殺之

石演芬者本西域胡人事懷光至都將尤親信畜爲假子懷光軍
三橋將與朱泚連和演芬使客郅成義到行在言懷光無破賊意

請罷其總統成義走告懷光子瑋懷光召演芬罵曰爾爲我子奈何欲破吾家今日負我宜卽死對曰天子以公爲股肱公以我爲腹心公乃負天子我何不負公且我胡人無異心惟知事一人不呼我爲賊死固吾分懷光使士嚮食之皆曰烈士也可令快死以刀斷其頸德宗聞贈演芬兵部尚書賜其家錢三百萬斬成義於朔方

吳澈者章敬皇后之弟代宗立詔贈后祖神泉爲司徒父令珪太尉擢叔父令瑤太子家令濮陽郡公令瑜太子諭德濟陽郡公澈太子詹事濮陽郡公並開府儀同三司令瑤兄弟故爲縣令郎將矣而澈用盛王府參軍進俄遷鴻臚少卿金吾將軍建中初遷大將軍澈循循有禮讓無倨氣矜色見重朝廷時以爲材當所位不自戚屬者朱泚反盧杞白志貞皆爲泚有功不宜首難得大臣一

人持節尉曉惡且悛德宗顧左右無敢行澈曰陛下不以臣亡能願至賊中諭天子至意帝大悅澈退謂人曰吾知死無益而決見賊者人臣食祿死其難所也方危時安得自計且不使陛下恨下無犯難者卽日齋詔見泚具道帝待以不疑者而泚業僭逆故留澈客省不遣卒被害帝悲梗甚贈太子太保諡曰忠賜其家實戶二百一子五品正負官京師平官庀其葬子士矩別傳

高沐者渤海人父馮事宣武李靈耀假守曹州靈耀反馮密遣人奏賊纖悉有詔卽拜曹州刺史會李正巳盜有曹濮馮不能自通朝廷死官下沐貞元中擢進士第以家託鄆故李師古辟署判官師道叛沐率其僚郭昉郭航李公度引古今成敗前後鑄說不能入師道所厚吏李文會林英等乘間訴曰比悉心憂公家事而爲沐等所疾公奈何舉十二州地成沐輩千載名乎由是疏斥沐令

守濮州沐上書盛夸山東煮海之饒得其地可以富國師道謀皆
露後英奏事京師脅邸史言沐以誠款結天子師道怒誅沐而囚
昉濮州守衛苛嚴凡十年吳元濟拒命師道引兵攻彭城敗蕭沛
數縣而還以緩王師昉爲繕書藏衣絮間使郭航間道走武寧軍
見李愿請奇兵三千浮海擣萊淄賊倚海不爲備且居皆罪人無
與守始昉畏事洩署師道所信吏劉諒名以遣愿白諸朝議者疑
師道使爲之不得報航不敢循故道間關回遠還昉所未幾師道
召航昉疑事露欲引決航曰事覺吾獨死君無患航卒自殺遂絕
及王師討師道諸節度兵四入而彭城兵下魚臺金鄉李聽軍取
海州若拾遺頗用昉策初淮西平師道勢蹙內甚懼李公度與大
將李英曇教獻三州使長子入侍師道然可俄中悔欲殺英曇賈
直言諷師道嬖奴曰高沐冤氣在天禍且至英曇復死是益其崇

也乃止逐于萊州俄殺之又有崔承寵楊偕陳佑崔清皆抗節忤
賊李文會指爲沐黨沐之死皆被囚劉悟旣平師道捉昉臂歔歔
流涕辟置義成節度府亦請公度爲僚屬元和十四年贈沐吏部
尚書委馬總備禮收葬恤其家航萊州人以氣聞師道署右職與
昉世居齊初昉舉進士權德輿將取之聞其家賊中乃罷遂爲賊
聘二人卒能以忠顯

賈直言河朔舊族也史失其地父道冲以藝待詔代宗時坐事賜
鳩將死直言給其父曰當謝四方神祇使者少怠輒取鳩代飲迷
而踣明日毒潰足而出久乃蘇帝憐之減父死俱流嶺南直言由
是覽後署師道府屬及師道不軌提刀負棺入諫曰願前死不見
城之破又畫縛載檻車狀而妻子係纍者以獻師道怒囚之劉悟
旣入釋其禁辟署義成府後徙潞亦隨府遷監軍劉承偕與悟不

平陰與慈州刺史張汶謀縛悟送闕下以汶代節度事洩悟以兵圍承偕殺小使直言遽入責曰司空縱兵脅天子使者是欲效李司空邪它日復爲軍中所指笑悟聞感悔匿承偕於第以免悟每有過必爭故悟能以臣節光明於朝穆宗召爲諫議大夫羣情灑然稱允而悟固留得聽始悟子從諫貴甚見直言輒衣紫擁笏以兵自衛直言諫悟曰郎少年毋使襲山東態朝服可擅著邪悟死從諫不發喪召大將劉武德等矯悟遺言與鄰道使共表求襲位直言入讓曰父死不哭何顏面見山東義士乎從諫曰欲反耳直言仰天哭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朝廷爲功臣然以張汶故自謂不絜淋頭卒羞死郎今日乃欲反邪從諫起抱直言項哭曰計窮而然直言曰君何憂無土地今脅朝廷正速死耳若從武德謀吾見劉氏爲元濟矣從諫拜曰唯大夫救之直言乃自攝留後使從

諫居喪初從諫惟鄆兵二千同謀直言旣折之軍中遂安大和九年卒贈工部尚書

辛讜者太原尹雲京孫也學詩書能擊劔重然諾走人所急初事李嶧主錢穀性廉勁遇事不處文法皆與之合罷居揚州年五十年不肯仕而慨然常有濟時意龐勛反攻杜悛於泗州讜聞之挈舟趨泗口貫賊柵以入悛素聞其名握手曰吾僚李延樞嘗爲吾道夫子爲人何意臨教吾無憂矣讜亦謂悛可共事乃謂還與妻子決同悛生死時賊張甚衆皆南走獨讜北行讜未至悛憂之延樞知必來曰讜至可表爲判官悛許諾俄而至悛喜曰圍急飛鳥不敢過君乃冒白刃入危城古人所不能乃勸解白衣被甲賊將李圓焚淮口讜曰事棘矣獨出可以求援乃與楊文播李行實戊夜踰淮坎岸登馳三十里至洪澤見戍將郭厚本告急厚本許出兵

計
大將表公昇等曰賊衆我寡不可往。讜拔劍瞋目呼曰泗州陷在旦夕，公等被詔來，乃逗留不進，欲何爲大丈夫？孤國恩雖生可羞，且失泗則淮南爲寇場，君尚能獨存，吾今斷左臂殺君去，推劍直前，厚本持之。公昇等僅免，讜望泗慟哭，帳下皆流涕。厚本決許付兵五百，讜曰足矣。徧問士曰能行乎？皆曰諾。讜什面于地泣以謝。衆旣叩淮，有人語曰賊破城矣。讜將斬之，衆爲請。讜曰公等登舟，吾赦其死，士遽登已濟，惛亦出兵表裏擊賊，大敗。讜入人心，遂固浙西。杜審權遣將翟行約赴援，壁蓮塘，惛欲遣人延勞，諸吏憚不敢出，讜獨往犒而還。圍三月，救兵外敗，城益危。讜復請乞兵淮南，與壯士徐珍十人持斧夜斬賊柵，出見節度使，令狐絢復詣浙西見審權，時皆傳泗州已陷，疑讜爲賊計，囚之。讜引李嶧自明，嶧時爲大同防禦使，稱其忠可信。審權乃許救，合淮南兵五千，鹽粟具。

方淮路梗不得進，讜引兵決戰，斬賊六百級，乃克入城。上謹叫，惛與下迎泣，表其功于朝，授監察御史，圍凡十月，乃解。卒完一州，初讜求救也。過家十餘，未嘗見妻子，得糧累二十萬，讜子及兄子客廣陵，託惛曰使先人不乏祀，公之惠也。後以功第一拜亳州刺史，徙曹泗二州，乾符末終嶺南節度使。方讜之少耕于野，有牛鬪，衆畏奔踐，讜直前兩持其角，牛不能動，久而引觸，竟折其角，里人駭異，屠牛以飯讜，然讜癯短才及中人，後貴力亦少衰云。

黃碣，閩人也，初爲閩小將，喜學問，軒然有志向，同列有假其筆者，碣怒曰是筆它日斷大事，不可假。後戰安南有功，高駉表其能爲漳州刺史，徙婺州，治有績。劉漢宏遣兵攻之，兵寡不可守，棄州去。客蘇州，董昌爲威勝軍節度使，表碣自副，久乃應。及昌反，碣諫曰大王拔田畝，席貢輸之，勤位將相，非有勲業可紀，今不能盡忠，王

朝乃自尊大一日誅滅無種矣桓文不侮周室曹操弗敢危漢今王僻嬰一城乃爲大逆何邪碣請舉族先死不能見王之滅昌怒曰碣不順我邪斥出之碣移書幕府李滔曰順天建元以愚策之針可爲稍邪或竊其書示昌昌令使者斬之使以首至昌詬曰賊負我三公不肯爲而求死邪抵溷中夷其家百口坎鏡湖之南同瘞焉昌敗有詔贈司徒求其後不能得昌已殺碣滔亦遇害乃召會稽令吳錄問策錄曰王爲真諸侯遺榮子孫而不爲乃作僞天子自取滅亡昌叱斬之族其家又召山陰令張遜知御史臺固辭曰王自棄爲天下笑且六州勢不助逆王據孤州以速死謂何遜不敢以身許王也昌惡之曰遜不知天意以邪說拒我囚之它日謂人曰我無碣錄遜何之事卽害之

孫揆字聖圭刑部侍郎逃五世從孫也第進士辟戶部巡官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京兆尹昭宗討李克用以揆爲兵馬招討制置宣慰副使旣而更授昭義軍節度使以本道兵會戰克用伏兵刀黃嶺執揆厚禮而將用之曰公輩當從容廟堂何爲自履行陣也揆大罵不詘克用怒使以鋸解之鋸齒不行揆謂曰死狗奴解人當束之以板汝輩安知行刑者如其所言詈聲不輟至死昭宗憐之贈左僕射

忠義列傳下第一百二十八

魏州南宮人

唐書一百九十三

二

忠

卓行列傳第一百二十九

魏州南宮人

唐書百九十四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河南人質厚少緣飾少孤事母孝舉進士不忍去左右自負母入京師既擢第母亡廬墓側食不鹽酪藉無茵席服除以窶困調南和尉有惠政黜陟使以聞擢補龍武軍錄事參軍德秀不及親在而娶不肯婚人以為不可絕嗣答曰兄有子先人得祀吾何娶為初兄子襁褓喪親無資得乳媪德秀自乳之數日漣流能食乃止既長將為娶家苦貧乃求為魯山令前此墮車足傷不能趨拜太守待以客禮有盜繫獄會虎為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吏白彼詭計且亡去無乃為累乎德秀曰許之矣不可負約即有累吾當坐不及餘人明日盜尸虎還舉縣嗟歎玄宗在東都酺五鳳樓下命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是時頗言帝且第勝負加賞黜河內太守輦優伎數百被錦繡或作犀象瓌譎

光麗德秀惟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爲于于爲于者德秀所爲歌也帝聞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謂宰相曰河內人其塗炭乎乃黜太守德秀益知名所得奉祿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筭餘一縑駕柴車去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爲牆垣扃鑰家無僕妾歲饑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以自娛人以酒肴從之不問賢鄙爲酣飫是時程休邢宇宇弟宙張茂之李寧寧族子丹叔惟岳喬潭楊拯房垂柳識皆號門弟子德秀善文辭作蹇士賦以自況房瑄每見德秀歎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常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也天寶十三年卒家惟枕履簞瓢而已潭時爲陸渾尉庀其葬族弟結哭之慟或曰子哭過哀禮歎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弱無固性無專老無在死無餘人情所耽溺喜愛可惡者大夫無之生六十年未嘗

識女色視錦繡未嘗求足苟辭佚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吾哀之以戒荒淫貪佞綺紈梁肉之徒耳李華兄事德秀而友蕭穎士劉迅及卒華諡曰文行先生天下高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華於是作三賢論或問所長華曰德秀志當以道紀天下迅當以六經諧人心穎士當以中古易今世德秀欲齊愚智迅感一物不得其正穎士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刻之安易於孔子之門皆達者歟使德秀據師保之位瞻形容乃見其仁迅被卿佐服居賓友謀治亂根源參乎元精乃見其妙穎士若百鍊之剛不可屈使當廢興去就一生一死間而後見其節德秀以爲王者作樂崇德天人之極致而辭章不稱是無樂也於是作破陣樂辭以訂商周迅世史官述禮易書春秋詩爲古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穎士尤罪子長不編年

而爲列傳後世因之非典訓也自春秋三家後非訓齊生人不錄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賞物蕭病貶惡太亟獎能太重若取其節皆可爲人師也世謂篤論休字士美廣平人字字紹宗宙字次宗河間人茂之字季豐南陽人寧字伯高丹叔字南誠惟岳字謨道趙人潭字源梁人垂字翼明清河人拯字齊物隋觀王雄後舉進士終右驍衛騎曹參軍寧擢制科遷南華令大水他縣飢人至相屬寧爲具糈鬻及去糶糧送之吏爲立碑安祿山亂寧客清河爲乞師平原太守顏真卿一郡獲全歷廬州刺史拯與寧名最著潭識以文傳後

權臯字士繇秦州略陽人徙潤州丹徒晉安丘公翼十二世孫父倕與席豫蘇源明以藝文相友終羽林軍參軍臯擢進士第爲臨清尉安祿山籍其名表爲薊尉署幕府臯度祿山且叛以其猜虐

不可諫欲行慮禍及親天寶十四載使獻俘京師還過福昌尉仲暮暮妻臯妹也密約以疾召之暮來臯陽啗直視暮而瞑暮爲盡哀自含斂之臯逸去人無知者吏以詔書還臯母母謂實死慟哭感行路故祿山不之虞歸其母臯潛候於淇門奉侍晝夜南奔客臨淮爲驛亭保以訶北方旣度江而祿山反天下聞其名爭取以爲屬高適表試大理評事淮南採訪判官永王舉兵脅士大夫臯詭姓名以免玄宗在蜀聞之拜監察御史會母喪得風痺疾客洪州南北梗否踰年詔命不至有中人過州頗求取無狀南昌令王邁欲按之謀於臯臯良久不答泣曰今何由致天子使而遽欲治之掩面去邁悟厚謝浙西節度使顏真卿表爲行軍司馬召拜起居舍人固辭嘗曰吾潔身亂世以全吾志欲持是受名邪李季卿爲江淮黜陟使列其高行以著作郎召不就自中原亂士人率度

江李華柳識韓洄王定皆仰臯節與友善洄定常評臯可爲宰輔師保華亦以爲分天下善惡一人而已卒年四十六洄等制服行哭詔贈祕書少監元和中謚爲貞孝子德輿至宰相別傳

甄濟字孟成定州無極人叔父爲幽涼二州都督家衛州宗屬以伉俠相矜濟少孤獨好學以文雅稱居青巖山十餘年遠近伏其仁環山不敢畋漁採訪使苗晉卿表之諸府五辟詔十至堅臥不起天寶十載以左拾遺召未至而安祿山入朝求濟於玄宗授范陽掌書記祿山至衛使太守鄭遵意致謁山中濟不得已爲起祿山下拜鈞禮居府中論議正直久之察祿山有反謀不可諫濟素善衛令齊玘因謁歸具告以誠密置羊血左右至夜若歐血狀陽不支昇歸舊廬祿山反使蔡希德封刀召之曰卽不起斷其頭見我濟色不動左手書曰不可以行使者持刀趨前濟引頸待之希

德歔歔嗟歎止刀以實病告後慶緒復使彊輿至東都安國觀會廣平王平東都濟詣軍門上謁泣涕王爲感動肅宗詔館之三司署使汙賊官羅拜以愧其心授祕書郎或言太薄更拜太子舍人來瑱辟爲陝西襄陽參謀拜禮部員外郎宜城楚昭王廟墮地廣九十畝濟立墅其左瑱死屏居七年大曆初江西節度使魏少游表爲著作郎兼侍御史卒濟生子因其官字曰禮闈曰憲臺而禮闈死憲臺更名逢幼而孤及長耕宜城野自力讀書不謁州縣歲饑節用以給親里大穰則振其餘於鄉黨貧狹者朋友有緩急輒出家貲周贍以義聞逢常以父名不得在國史欲詣京師自言元和中表滋表濟節行與權臯同科宜載國史有詔贈濟祕書少監而逢與元稹善稹移書於史館修撰韓愈曰濟棄去祿山及其反有名號又逼致之執不起卒不汙其名夫辨所從於居易之時堅

直操於利仁之世而猶選懦者之所不爲蓋佛人之心難而害已之避深也至天下大亂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眷眷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若甄生者弁冕不加其身祿食不進其口直布衣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受刃分死不回不以不必顯而廢忠不以不必誅而從亂在古與今蓋百一焉愈答曰逢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目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由是父子俱顯名

陽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徙陝州夏縣世爲官族資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爲吏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六年無所不通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與弟堦城常易衣出年長不肯娶謂弟曰吾與若孤惇相育既娶則間外姓雖共處而益疏我不忍弟義之亦不娶遂終身城謙恭簡素遇人長幼如一遠近慕其行來學

者跡接于道閭里有爭訟不詣官而詣城決之有盜其樹者城遇之慮其恥退自匿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臥于路城怪其故與弟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痛咎謝城曰寒而飲何責焉寡妹依城居其子四十餘癡不知人城常負以出入始妹之夫客死遠方城與弟行千里負其柩歸葬歲饑屏跡不過鄰里屑榆爲粥講論不輟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不納後致糠覈數楮乃受山東節度府聞城義者發使遣五百緡戒使者不令返城固辭使者委而去城置之未嘗發會里人鄭倣欲葬親貸於人無得城知其然舉緡與之倣既葬還曰蒙君子之施願爲奴以償德城曰吾子非也能同我爲學乎倣泣謝卽教以書倣不能業城更徙遠阜使顯其習學如初慙縊而死城驚且哭厚自咎爲服總麻瘞之陝虢觀察使李泌數禮餉城受之泌欲辟

致之府不起乃薦諸朝詔以著作佐郎召拜賜緋魚必使參軍事韓傑奉詔至其家城封還詔自稱多病老僊不堪奔奉惟哀憐必不敢彊及爲宰相又言之德宗於是召拜右諫議大夫遣長安尉楊寧賫束帛詣其家城褐衣到闕下辭讓帝遣中人持緋衣衣之召見賜帛五十匹初城未起搢紳想見風采旣興草茅處諫議官士以爲且死職天下益憚之及受命它諫官論事苛細紛紛帝狀苦而城寢聞得失且熟猶未肯言韓愈作爭臣論譏切之城不屑方與二弟延賓客日夜劇飲客欲諫止者城揣知其情彊飲客客辭卽自引滿客不得已與酬酢或醉仆席上城或先醉臥客懷中不能聽客語無得闕言常以木枕布衾質錢人重其賢爭售之每約二弟吾所俸入而可度月食米幾何薪菜鹽幾錢先具之餘送酒家無留也服用無贏副客或稱其佳可愛輒喜舉授之有陳萇

者候其得俸常往稱錢之美月有獲焉居位八年人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充等帝怒甚無敢言城聞曰吾諫官不可令天子殺無罪大臣乃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慷慨引誼申直贄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懼城愈勵帝大怒召宰相抵城罪順宗方爲皇太子爲開救良久得免敕宰相諭遣然帝意不已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廷帝不相延齡城力也坐是下遷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簡孝秀德行升堂上沈酗不率教者皆罷躬講經籍生徒斤斤皆有法度薛約者狂而直言事得罪謫連州吏捕迹得之城家城坐吏於門引約飲食訖步至都外與別帝惡城黨有罪出爲道州刺史太學諸生何蕃李償王魯

唐書百九十四
卿李讜等二百人頓首闕下請留城柳宗元聞之遣蕃等書曰詔
出陽公道州僕聞悒然幸生不諱之代不能論列大體聞下執事
還陽公之南也今諸生愛慕陽公德懇悃乞留輒用撫手喜甚昔
李膺嵇康時太學生徒仰闕執訴僕謂訖千百年不可復見乃在
今日誠諸生見賜甚厚將亦陽公漸漬導訓所致乎意公有博厚
恢大之德并容善僞來者不拒有狂惑小生依託門下飛文陳愚
論者以爲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道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曾
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履彼聖賢猶不免如
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
席不拒曲士且陽公在朝四方聞風貪冒苟進邪薄之夫沮其志
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瞻望焉與其化一州其功遠近可量哉諸
生之言非獨爲已也於國甚宜蕃等守闕下數日爲吏遮抑不得

上旣行皆泣涕立石紀德至道州治民如治家宜罰罰之宜賞賞
之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則已官收其餘日炊米二斛魚一大
鶩置甌杓道上人共食之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無所
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州
人感之以陽名子前刺史坐罪下獄吏有幸於刺史者拾不法事
告城欲自脫城輒榜殺之賦稅不時觀察使數詣責州當上考功
第城自署曰撫字心勞追科政拙考下下觀察府遣判官督賦至
州怪城不迎以問吏吏曰刺史以爲有罪自囚於獄判官驚馳入
謁城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留數日城不敢歸什門闔
寢館外以待命判官遽辭去府復遣官來按舉義不欲行乃載妻
子中道逃去順宗立召還城而城已卒年七十贈左散騎常侍賜
其家錢二十萬官護喪歸葬蕃和州人事父母孝學太學歲一歸

父母不許間二歲乃歸復不許凡五歲慨然以親且老不自安揖諸生去乃共閉蕃空舍中衆共狀蕃義行白城請留會城罷亦止初朱泚反諸生將從亂蕃正色叱不聽故六館之士無受汙者蕃居太學二十年有死喪無歸者皆身爲治喪償魯人魯卿第進士有名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父輿有風幹當大中時盧弘正管鹽鐵表爲安邑兩池榷鹽使先是法疏闊吏輕觸禁輿爲立約數十條莫不以爲宜以勞再遷戶部郎中圖咸通末擢進士禮部侍郎王凝特所獎待俄而凝坐法貶万州圖感知已往從之凝起拜宣歙觀察使乃辟置幕府召爲殿中侍御史不忍去凝府臺劾左遷光祿寺主簿分司東都盧攜以故宰相居洛嘉圖節常與遊攜還朝過陝號屬於觀察使盧渥曰司空御史高士也渥卽表爲僚佐

會攜復執政召拜禮部員外郎尋遷郎中黃巢陷長安將奔不得前圖弟有奴段章者陷賊執圖手曰我所主張將軍喜下士可往見之無虛死溝中圖不肯往章泣下遂奔咸陽間關至河中僖宗次鳳翔卽行在拜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後狩寶雞不獲從又還河中龍紀初復拜舊官以疾解景福中拜諫議大夫不赴後再以戶部侍郎召身謝闕下數日卽引去昭宗在華召拜兵部侍郎以足疾固自乞會遷洛陽柳璨希賊臣意誅天下才望助喪王室詔圖入朝圖陽墮笏趣意野老璨知無意於世乃聽還圖本居中條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作亭觀素室悉圖唐興節士文人名亭曰休休作文以見志曰休美也旣休而美具故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贖三宜休又少也墮長也率老也迺三者非濟時用則又宜休因自目爲耐辱居士其言詭激不常以免當時禍災

云豫爲冢棺遇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酌酒裴回客或難之圖曰君何不廣邪生死一致吾寧暫游此中哉每歲時祠禱鼓舞圖與閭里耆老相樂王重榮父子雅重之數饋遺弗受嘗爲作碑贈絹數千圖置虞鄉市人得取之一日盡時寇盜所過殘暴獨不入王官谷士人依以避難朱全忠已篡召爲禮部尚書不起哀帝弑圖聞不食而卒年七十二圖無子以甥爲嗣嘗爲御史所劾昭宗不責也

贊曰節誼爲天下大閑士不可不勉觀臯濟不汗賊據忠自完而亂臣爲沮計天下士知大分所在故傾朝復支不有君子果能國乎德秀以德城以鯁峭圖知命其志凜凜與秋霜爭嚴真丈夫哉

卓行列傳第一百二十九

西川忠貞堂
氏唐南甫

唐書百九十四

孝友列傳第一百二十

西川忠貞堂
氏唐南甫

唐書百九十五

唐受命二百八十八年以孝悌名通朝廷者多閭巷刺草之民皆得書于史官萬年王世貴長安嚴待封涇陽田伯明華原韓難陀華州王瞿曩鄭縣新法汪郭士舉張長郭士度鄭迪柳仁忠能君德劉崇甘元爽韓子尚韓思約下邳張萬徹朝邑申屠思恭呂昂鶉觚張元亮靈臺孫志和新平馮猛將宜川司馬芬洛交周崇俊洛川何善宜博陵崔定仁冀州燕遺倩貝州馬衡滄州鄭士才清池孫楚信劉賢渤海邊鳳舉瀛州朱寶積樂陵蘇伏念邯鄲章徵雞澤馮仁海郭守素文安董相武邑王達多張丘感張藝朗暨孫師才張義節沙河趙君惠南樂谷感德魏縣毛仁武城茹智達歷亭王師威李肆仁臨河李文綱湯陰后斥奴鼓城彭思義陳岷田堤岳太原盧遺仁王知道蒲州賈孝才解縣衛玄表南岳張利見

安邑曹文行孫懷應相里志降楊王操邵玄同張衡曹存勳李文
褒董文海李文秀張仙兒張公憲虞鄉董敬直河東張金城呂神
通呂雲呂志挺呂元光趙舉張祐姚熾張師德馮巨源杜山藏河
西郭文政伊闕任仲濟源榮璧汴州張士巖陳留家師諒董允恭
尉氏楊思貞中牟潘良瑗暨子季通陽武時惠珣封丘楊嵩珪許
田李頤道胙城蔡洪石善雄暨孫彥威朗山胡君才徐州皇甫恒
彭城尹務榮荊州劉寶長壽史搏益州焦懷肅郭景華鄴縣曹少
微涪城趙烟資陽趙光寓黃昇梓潼馬冬王秦舉王興嗣依政樊
漪巴西韋士宗文博燮暨子詮南鄭李貞古巢縣張進昭萬載廖
洪南陵蘇仲方鄱陽張讚樂平謝惟勤沈普姜焄上饒鮑嘉福虞
鎔真句容張常洧弋陽張球李營暨子疑孫楚貴溪黃舟建昌熊
士瞻臨江袁鳴贛縣謝俊餘杭何公弁章成緬方宗建德何起門

桐廬祝希進諸暨張萬和蕭山李渭許伯會戴恭俞僅信安徐知
新徐惠諱東陽應先唐君祐睦州許利川建陽劉常邵武黃且張
巨錢吳海泉山黃嘉猷永泰王爽皆事親居喪著至行者萬年宋
興貴奉先張郭澧陽張仁興櫟陽董思寵湖城閻旻高平雍仙高
湖城閻鄧正平周思藝張子英曲沃張君密秦德方馬玄操李君
則太平趙德儼隴西陳嗣北海呂光簡經城宋洸之單父劉九江
無棣徐文亮樂陵吳正表河間劉宣董永安邑任君義衛開龍門
梁神義賀見涉張奇異鄭縣王元緒寇元童舒城徐行周睦州方
良琨桐廬戴元益高安宋練涇縣萬晏弋陽李植繁昌王丕皆數
世同居者天子皆旌表門閭賜粟帛州縣存問復賦稅有授以官
者唐時陳藏器著本草拾遺謂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
多割股肉而進又有京兆張阿九趙言奉天趙正言滑清泌羽林

飛騎啖榮祿鄭縣吳孝友華陰尹義華潞州張光珙解縣南鍛河
東李忠孝韓放鄆陵任客奴絳縣張子英平原楊仙朝樂工段日
昇河東將陳涉襄陽馮子城固雍孫八虞鄉張抱玉骨英秀榆次
馮秀誠封丘楊嵩珪劉皓清池朱庭玉弟庭金繁昌朱恂歙縣黃
芮左千牛薛鋒及河陽劉士約或給帛或旌表門閭皆名在國史
善乎韓愈之論也曰父母疾亨藥餌以是爲孝未聞毀支體者也
苟不傷義則聖賢先衆而爲之是不幸因而且死則毀傷滅絕之
罪有歸矣安可旌其門以表異之雖然委巷之陋非有學術禮義
之資能忘身以及其親出於誠心亦足稱者故列十七八焉廣明
後方鎮凌法夸地千里事不上聞孝悌篤行之士旌命所不及載
小說者名字不參見他書不可錄若李知本張志寬之屬承上順
下有禮讓君子之風故輯而序之張士巖父病藥須鯉魚冬月冰

合有獺銜魚至前得以供父父遂愈母病癱士巖吮血父亡廬墓
有虎狼依之焦懷肅母病每嘗其唾若味異輒悲號幾絕母終水
漿不入口五日負土成墳廬守日一食杖然後起繼母沒亦如之
張進昭母患狐刺左手墮而終及殯進昭截左腕廬于墓張公藝
九世同居北齊東安王永樂隋大使梁子恭躬慰撫表其門高宗
有事太山臨幸其居問本末書忍字以對天子爲流涕賜縑帛而
去四人名頗著詳見于篇

李知本趙州元氏人元魏洛州刺史靈六世孫父孝端仕隋爲獲
嘉丞與族弟太沖俱有世闕而太沖官婚最高鄉人語曰太沖無
兄孝端無弟知本涉經術事親篤至與弟知隱雍順子孫百餘至
貲用僮僕無間也大業末盜賊過閭不入相戒曰無犯義門往依
者五百餘室皆以免貞觀初知隱爲伊闕丞知本夏津令開元中

孫瓊爲給事中楊州長史知隱孫顥有文辭至太常少卿從祖兄弟位給事中凡四人

張志寬蒲州安邑人居父喪而毀州里稱之王君廓兵略地不暴其間倚全者百許姓後爲里正忽詣縣稱母疾求急令問狀對曰母有疾志寬輒病是以知之令謂其妄繫於獄馳驗如言乃慰遣之母終負土成墳手蒔松柏高祖遣使者就弔拜負外散騎常侍賜物四十段表其閭

劉君良瀛州饒陽人四世同居族兄弟猶同產也門內斗粟尺帛無所私隋大業末荒饑妻勸其異居因易置庭樹烏鵲令鬪且鳴家人怪之妻曰天下亂禽鳥不相容况人邪君良卽與兄弟別處月餘密知其計因斥去妻曰爾破吾家召兄弟流涕以告更復同居天下亂鄉人共依之衆築爲堡因號義成堡武德中深州別駕

楊弘業至其居凡六院共一庖子弟皆有禮節歎挹而去貞觀六年表異門閭

王少玄博州聊城人父隋末死亂兵遺腹生少玄甫十歲問父所在母以告卽哀泣求尸時野中白骨覆壓或曰以子血漬而滲者父齒也少玄鑿膚閱旬而獲遂以葬創甚彌年乃興貞觀中州言狀拜徐王府參軍

任敬臣字希古棣州人五歲喪母哀毀天至七歲問父英曰若何可以報母英曰揚名顯親可也乃立志從學汝南任處權見其文驚曰孔子稱顏回之賢以爲弗如也吾非古人然見此兒信不可及十六刺史崔樞欲舉秀才自以學未廣遜去又三年卒業舉孝廉授著作局正字父亡數殞絕繼母曰而不勝喪謂孝可乎敬臣更進饘粥服除遷祕書郎休沐闔門誦書監虞世南器其人歲終

書上考固辭召爲弘文館學士俄授越王府西閣祭酒當代王再表留進朝請郎舉制科擢許王文學復爲弘文館學士終太子舍人

支叔才定州人隋末荒饑夜丐食野中還進母爲賊執欲殺之告以情賊閱其孝爲解縛母病癰叔才吮瘡注藥及亡廬墓有白鵲止廬傍高宗時表異其家至德間有常州人王遇弟遐俱爲賊執將釋一人兄弟相讓死賊感其意盡縱之

程表師宋州人母病十旬不褫帶藥不嘗不進代弟成洛州母終聞計日走二百里因負土築墳號癯人不復識改葬曾門以來閱二十年乃畢常有白狼黃蛇馴墓左每哭羣鳥鳴翔永徽中刺史狀諸朝詔吏敦駕既至不願仕授儒林郎還之

武弘度士護兄之子補相州司兵參軍永徽中父卒自徐州被髮

徒跣趨喪所負土築塋晨夕號日一溢米素芝產廬前狸擾其旁高宗下詔褒美旌其門

宋思禮字過庭事繼母徐爲聞孝補蕭縣主簿會大旱井池涸母羸疾非泉水不適口思禮憂懼且禱忽有泉出諸庭味甘寒日不乏汲縣人異之尉柳冕爲爲刻石頌其感

鄭潛曜者父萬鈞駙馬都尉滎陽郡公母代國長公主開元中主寢疾潛曜侍左右造次不去累三月不饋面主疾侵刺血爲書請諸神丐以身代火書而神許二字獨不化翌日主愈戒左右無敢言後尚臨晉長公主歷太僕光祿卿

元讓雍州武功人擢明經以母病不肯調侍膳不出閭數十年母終廬墓次廢櫛沐飯菜飲水咸亨中太子監國下令表闕于門永淳初巡察使表讓孝悌卓越擢太子右內率府長史歲滿還鄉里

人有所訟皆詣讓判中宗在東宮召拜司議郎入謁武后望謂曰卿孝於家必能忠於國宜以治道輔吾子尋卒

裴敬彝絳州聞喜人曾祖子通隋開皇中以太中大夫居母喪哭喪明有白鳥巢家樾兄弟八人皆爲名孝詔表門闕世謂義門裴氏敬彝七歲能文章性謹敏宗族重之號甘露頂父智周補臨黃令爲下所訟敬彝年十四詣巡察使唐臨直枉臨奇之試命作賦賦工父罪已釋表敬彝于朝補陳王府典籤一日忽泣涕謂左右曰大人病痛吾輒然今心悸而痛事叵測乃請急倍道歸而父已卒羸毀踰禮乾封初遷累監察御史母病醫許仁則者甞不能乘敬彝自爲輿往迎既居喪詔贈練帛官爲作靈輦終服以著作郎兼修國史歷中書舍人太子左庶子武后時爲酷吏所陷死嶺南梁文貞號州閩鄉人少從軍守邊遠還親已亡自傷不得養卽穿

壙爲門晨夕汛掃廬墓左暗默三十年家人有所問畫文以對會官改新道出文貞廬前行旅見之皆爲流涕有甘露降瑩木白兔馴擾縣令刊石紀之開元中刺史許景先表文貞孝絕倫詔付史官

沈季詮字子平洪州豫章人少孤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爲怯季詮曰吾怯乎爲人子者可遺憂於親乎哉貞觀中侍母度江遇暴風母溺死季詮號呼投江中少選持母臂浮出水上都督謝叔方具禮祭而葬之

許伯會越州蕭山人或曰玄度十二世孫舉孝廉上元中爲衡陽博士母喪負土成墳不御絮帛嘗滋味野火將逮瑩樹悲號于天俄而雨火滅歲旱泉湧廬前靈芝生

陳集原瀧州開陽人世爲酋長父龍樹爲欽州刺史有疾卽集原

輒不食及亡嘔血數升卽坐作廬盡以田貲讓兄弟里人高之武后時歷右豹韜衛大將軍

陸南金蘇州吳人祖士季從同郡顧野王學左氏春秋司馬史班氏漢書仕隋爲越王侗記室兼侍讀侗稱制擢著作郎時王世充將篡逆侗謂士季曰隋有天下三十年朝果無忠臣乎士季對曰見危授命臣宿志也請因啓事爲陛下殺之謀洩停侍讀乃不克貞觀初終太學博士兼弘文館學士南金仕爲太常奉禮郎開元初少卿盧崇道抵罪徙嶺南逃還東都南金居母喪崇道僞稱弔客入而道其情南金匿之俄爲讎人跡告詔侍御史王旭捕按南金當重法弟趙璧詣旭自言匿崇道者我也請死南金固言弟自誣不情旭怪之趙璧曰母未葬妹未歸兄能辦之我生無益不如死旭驚上狀玄宗皆宥之南金知書史履操謹完張說陸象先以賢謂之由庫部員外以痼疾改太子洗馬卒

張琇河中解人父審素爲雋州都督有陳纂仁者誣其冒戰級私庸兵玄宗疑之詔監察御史楊汪卽按纂仁復告審素與總管董堂禮謀反於是汪收審素繫雅州獄馳至雋州按反狀堂禮不勝忿殺纂仁以兵七百圍汪脅使露章雪審素罪旣而吏共斬堂禮汪得出遂當審素實反斬之沒其家琇與兄瑄尚幼徙嶺南久之逃還汪更名萬頃瑄時年十三琇少二歲夜狙萬頃於魏王池瑄斫其馬萬頃驚不及鬪爲琇所殺條所以殺萬頃狀繫于斧奔江南將殺構父罪者然後詣有司道汜水吏捕以聞中書令張九齡等皆稱其孝烈宜貸死侍中裴耀卿等陳不可帝亦謂然謂九齡曰孝子者義不顧命殺之可成其志赦之則虧律凡爲子孰不願孝轉相讎殺遂無已時卒用耀卿議議者以爲冤帝下詔申諭乃

殺之臨刑賜食理不能進琇色自如曰下見先人復何恨人莫不
閔之爲誅揭于道斂錢爲葬北邙尚恐仇人發之作疑冢使不知
其處太宗時有卽墨人王君操父隋末爲鄉人李君則所殺亡命
去時君操尚幼至貞觀時朝世更易而君操寔孤仇家無所憚詣
州自言君操密挾刃殺之剔其心肝噉立盡趨告刺史曰父死凶
手歷二十年不克報乃今刷憤願歸死有司州上狀帝爲貸死高
宗時絳州人趙師舉父爲人殺師舉幼母改嫁仇家不疑師舉長
爲人庸夜讀書久之手殺讎人詣官自陳帝原之永徽初同官人
同蹄智壽父爲族人所害智壽與弟智爽候諸塗擊殺之相率歸
有司爭爲首有司不能決者三年或言弟始謀乃論死臨刑曰讎
已報死不恨智壽自投地委頓身無完膚舐智爽血盡乃已見者
傷之武后時下邳人徐元慶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元慶變姓

名爲驛家保久之師韞以御史舍亭下元慶手殺之自囚詣官后
欲赦死左拾遺陳子昂議曰先王立禮以進人明罰以齊政枕于
讎敵人子義也誅罪禁亂王政綱也然無義不可訓人亂綱不可
明法聖人修禮治內飭法防外使守法者不以禮廢刑居禮者不
以法傷義然後暴亂銷廉恥興天下所以直道而行也元慶報父
讎束身歸罪雖古烈士何以加然殺人者死畫一之制也法不可
二元慶宜伏辜傳曰父讎不同天勸人之教也教之不苟元慶宜
赦臣聞刑所以生遏亂也仁所以利崇德也今報父之仇非亂也
行子之道仁也仁而無利與同亂誅是曰能刑未可以訓然則邪
由正生治必亂作故禮防不勝先王以制刑也今義元慶之節則
廢刑也跡元慶所以能義動天下以其忘生而趨其德也若釋罪
以利其生是奪其德虧其義非所謂殺身成仁全死忘生之節臣

謂宜正國之典寘之以刑然後旌閭墓可也時躉其言後禮部員外郎柳宗元駁曰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不得並也誅其可旌茲謂濫贖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若師韞獨以私怨奮吏氣虐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顛號不聞而元慶能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胷介然自克卽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禮之所謂讎者冤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春秋傳曰

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爲戮贖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憲宗時衢州人余常安父叔皆爲里人謝全所殺常安八歲已能謀復仇十有七年卒殺全刺史元錫奏輕比刑部尚書李鄴執不可卒抵死又富平人梁悅父爲秦果所殺悅殺仇詣縣請罪詔曰在禮父讎不同天而法殺人必死禮法王教大端也二說異焉下尚書省議職方員外郎韓愈曰子復父讎見于春秋于禮記周官子若史不勝數未有非而罪者最宜詳于律而律無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許復讎則人將倚法顛殺無

以禁止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以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者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子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下之辭非百姓相殺也周官曰凡執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宜定其制曰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下尚書省集議以聞酌處之則經無失指矣有詔以悅申冤請罪詣公門

流循州穆宗世京兆人康買得年十四父憲責錢於雲陽張莅莅醉拉憲危死買得以莅趨悍度救不足解則舉錘擊其首三日莅死刑部侍郎孫革建言買得救父難不爲暴度不解而擊不爲凶先王制刑必先父子之親春秋原心定罪周書諸罰有權買得孝性天至宜賜矜宥有詔減死

侯知道程俱羅者靈州靈武人居親喪穿壙作冢皆身執其勞鄉人助者卽哭而卻之廬墳次哭泣無節知道七年俱羅三年不止知道垢塵積首率夜半傳墳踴而哭鳥獸爲悲號李華作二孝贊表其行曰厥初生人有君有親孝親爲子忠君爲臣兆自天命降及人倫背死不義忘生不仁過及智就爲之禮文至哉侯氏創巨病殷手足胼胝以成高墳夜黑飈動如臨鬼神哭無常聲迴徹蒼旻直斬三年爾獨終身嗟嗟程生其哀也均顧後絕配瞻前無鄰

又有何澄粹者池州人親病日錮俗尚鬼病者不進藥澄粹剔股肉進親疾爲瘳後親沒伏于墓哭踊無數以毀卒當時號青陽孝子士爲作誄其衆壽州安豐李興亦有至行柳宗元爲作孝門銘曰壽州刺史臣承思言九月丁亥安豐令上所部編戶毗興父被惡疾歲月就亟興自刃股肉假託饋獻父老病已不能啖宿而死興號呼撫臆口鼻垂血捧土就墳沾漬涕洟墳左作小廬蒙以苫茨伏匿其中扶服頓踊晝夜哭訴孝誠幽達神爲見異廬上產紫芝白芝廬中醴泉湧此皆陛下孝治神化陰中其心而克致斯事謹按興匹庶賤陋循習淺下性非文字所導生與耨耒爲業而能鍾彼醇孝超出古烈天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表殊異伏惟陛下有唐堯如神之德宜加旌褒合于上下請表其里間刻石明白宣延風美觀示後祀永永無極臣昧死請制曰可銘曰懿厥孝思茲惟

淑靈稟承粹和篤守天經泣侍羸疾默禱隱冥引刃自嚮殘肌敗形羞膳奉進憂勞孝誠惟時高高曾不視聽創具痛仍號于穹旻捧土濡涕頓首成墳捐膺腐眦寒暑在廬草木悴死鳥獸踟躕殊類異族亦相其哀肇有二位孝道爰興克修厥猷載籍是登在帝有虞以孝烝烝仲尼述經以教于曾惟昔魯侯見命夷宮亦有考叔寤莊稱純顯顯李氏寔與之倫哀嗟道路涕慕里鄰神錫祕祉三秀靈泉帝命荐加亦表其門統合上下交贊天人建此碑號億齡揚芬

許法慎滄州清池人甫三歲已有知時母病不飲乳慘慘有憂色或以珍餌詭悅之輒不食還以進母後親喪常廬于塋有甘露嘉禾靈芝木連理白兔之祥天寶中表異其閭

林攢泉州莆田人貞元初仕爲福唐尉母羸老未及迎而病攢聞

棄官還及母亡水漿不入口五日自埏甕作塚廬其右有白鳥來
甘露降觀察使李若初遣官屬驗實會露晞里人失色攢哭曰天
所降露禍我邪俄而露復集鳥亦回翔詔作二闕于母墓前又表
其閭蠲徭役時號闕下林家

陳饒奴饒州人年十二親併亡寡弱居喪又歲飢或教其分弟妹
可全性命饒奴流涕身丐訴相全養刺史李復異之給資儲署其
門曰孝友童子

王博武許州人會昌中侍母至廣州及沙涌口暴風母溺死博武
自投于水嶺南節度使盧貞俾吏沉呂獲二屍焉乃葬之表其墓
曰孝子墓詔爲刻石

萬敬儒廬州人三世同居喪親廬墓刺血寫浮屠書斷手二指輒
復生州改所居曰成孝鄉廣孝聚大中時表其家

章全益梓州涪城人少孤爲兄全啟所鞠母病全啟割股膳母而
愈及全啟亡全益服斬衰斷手一指以報不畜妻僮僕處一室賣
藥自業世傳能作黃金居成都四十年號章孝子卒年九十八
贊曰聖人治天下有道曰要在孝悌而已父也子也子也兄也
弟也推而之國國而之天下建一善而百行從其失則以法繩
之故曰孝者天下大本法其末也至匹夫單人行孝一槩而凶盜
不敢凌天子喟而旌之者以其教孝而求忠也故哀而著于篇

孝友列傳第一百二十終

西川屯鳳
氏南

唐書一百九十五

